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pr. 1995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一九九五年四月第二十七期

目 錄

NO. 27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1	
紀 弦的詩	答客問	2
林 冷作品	啊，廣東：南婦吟／魚家	3
林煥彰作品	戲看人生（七首）	4
商 禽的詩	站牌	5
虹 影作品	書與鳥／蝴蝶與蝴蝶	5
秦 松作品	雪白／茶敘	6
果 風的詩	上海漢偶拾	7
黃伯飛的詩	都放得下	8
莫 云作品	釋放／尋覓	8
劉 菲的詩	春天的臉	8
柔密歐鄭的詩	龍族的悲哀	8
非 馬作品	都是台灣遊客們惹的禍／無邊的綠夢	
	西陵峽	9
黃奇峰的詩	春	9
銀髮詩輯	10-13	
秀 陶作品	日子／餌／松鼠	14
嚴 力的詩	四月	15
孫成文的詩	品茶	15
陳本銘作品	元月報告／自我搖滾	16
張國治的詩	第一場初雪	16
尹 玲的詩	困	17
斯 冰作品	二月書／八月消褪時	17
遠 方作品	向日葵／含羞草／島／	
	井·蛙·人／地震	18
王心果作品	長城／遊行	18
徐 江的詩	凌晨	18
達 文作品	晨光三月／二月的正午／探監	19
周正光的詩	曇花	19
千 瀑作品	山上／其實並沒有下雨／大谷地	20
陳達昇的詩	永恆之戀	21
蓮 波的詩	大地的女孩	21
古寒山的詩	我在夢裡修房子	21
李 斐的詩	我來遲了，新英崙之楓	21
楊 平作品	記憶紋身／天使嘆息	22
伊 沙作品	職業殺手／旅館	22
趙毅衡的詩	死亡四重奏	23

馮學良作品	心情／劍	23
心 水作品	雪梨三帖：	
	誼園／Bondi Beach／蘭域海灘	24
施 瑋的詩	蓮花藻井第一首	25
王耀東的詩	無題短章	25
劉荒田的詩	夏末午後	26
風信子的詩	緣	26
陳計會的詩	歸宿	27
羅 凌的詩	黃葉	27
高成鵬的詩	暢適時刻	27
陳銘華詩抄	地下之約／聖地牙哥加大校園即興／	
	泳	28
我喜愛的英美詩◎非馬譯	29-30	
賈梅士的詩〈我幽幽的靈魂，你已離開〉		
	◎陳達昇譯	30
開拓華夏文學研究的新領地◎羅關德		
	——〈海外華文文學史初編〉評介	31-32
讀非馬的〈鳥籠〉◎紀弦	33	
人生流變的美感◎銀髮		
	——賞析簡政珍〈沸水的心事〉	33-34
在海外寫華文詩◎非馬	34	
向晚愈明◎沈奇		
	——評向明和他的詩集〈隨身的糾纏〉	35-38
走進〈四方城〉◎荒島	38-40	
俄國詩人謝夫琴科軼事◎魯掖	40	
詩刊推介／詩訊	封底裡	

名譽編委:

林建中 (三藩市)
千 瀑 (西雅圖)
何啓良 (聖荷西)
張湘業 (三藩市)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陳 寬 (麻 省)
楊振民 (橙 縣)
馬炳威 (香 港)
陳國賢 (維 州)
陳澄海 (台 灣)
葉載福 (台 灣)
沈季夫 (橙 縣)
鄧鉅源 (加拿大)
黃紀原 (費 城)
林德功 (香 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江漢 (三藩市)
果 風 (紐 約)
郭 揮 (丹 麥)
吳懷楚 (科 州)
陳齊家 (新澤西)
余瑞森 (新西蘭)

編 委:

遠 方 (洛杉磯)
譚達文 (洛杉磯)

顧 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 約)
秀 陶 (洛杉磯)

主 編:

陳本銘
陳銘華

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編輯筆記

●本期編後，收到東岸詩友魯鳴寄來的一篇通訊，其中宣告全世界第一家中文電腦詩刊《橄欖樹》的誕生！《橄欖樹》的編輯們由在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和新加坡留學或工作的十幾個年青詩人志願組成，而加入中文詩網的詩友多為從事計算機專業或電腦數據工作的碩士或博士生。《橄欖樹》已於1995年3月1日通過電腦向全世界發行。現代科技與詩的結合，又為現代詩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途徑，再次證明“詩，是不死的！”中文詩網絡的電腦地址是：LISTSERV@UBVM.CCBFF.ALU.EDU，請打上英文“SUB CHPOEM-L firstname lastname”（firstname lastname 是你的名字）；投稿則請透過電腦寄到cpm@cmg.health.utl.edu或傳真到518-273-7025或郵寄：CPM, 10, Oakwood Terrace, #3 Troy, NY 12180, USA。

●詩人紀弦為其已故的二弟魚貝的作品《魚貝短篇小說集》所寫的序文〈我弟魚貝〉，將於下期（28期）刊出，該文除了表露真摯的手足之情外，更有許多珍貴的詩壇文壇軼事，是研究大詩人的一篇重要史料，敬請讀者留意。《魚貝短篇小說集》則已列為新大陸叢書之十二，最近出版。

●一群來自台港大陸的老中青年作家、藝術家、教授、學者等在三藩市創辦《美華文化人報》雙月刊，創刊號已於1995年2月1日出版。主編劉子毅，副主編老南、王性初，編委包括王智、喻麗清、劉荒田等。該刊地址是：1600 Armstrong Ave., San Francisco, CA 94124, USA。

●北美越棉索華文文藝家聯絡中心最近在三藩市中南報設立《湄江潮》文藝版，提供很大的篇幅給現代詩創作，該報地址是：The Newcomer News, 775A Commercial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8, USA。

●四年來，《新大陸》的訂閱費用一直保持同一價格，而印刷、紙張方面亦不斷改善，隨著郵費加價，我們成本亦突增，不得已自上期起，訂閱費用調整為國內：\$15.00；國外\$20.00（每年六期計）。請讀者體諒！

答客問

◎紀弦的詩

我從來不關心穿的和吃的。
但是對於葡萄美酒，我非常的講究。
白的不要，請給我以紅的。
至於烈酒，則必須是中國製造的，
因為我是一個詩人。

對於音樂，你的興趣如何？我喜歡貝多芬。
對於藝術，你的興趣如何？我喜歡畢伽索。
你欣賞不欣賞海明威？
是的，欣賞，他寫詩使用小說的形式，
例如《老人與大海》。
然則，你最愛的詩人是那一位呢？
哦！那便是我自己。

後記：此詩最初是用英文寫的，二月二十六日已抄寄詩刊POET美國方面的總編輯 Dr. Marie L. Nunn 了。三月一日早起，把桌上的英文草稿看了一遍，覺得還算不壞，就索性把它譯成中文了。而這，也算是我今年春天做的功課之一。英文原作如下：

The Answers

I don't care about dress and food,
But I do care very much about wine.
No white, give me the red one, please.
As to liquor, it must be made in China,
because I am a poet.

How about music? I like Beethoven.
How about Art? I like Picasso.
Do you enjoy Hemingway?
Yes, he wrote poems by the form of novel,
such as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And which poet do you love the best?
Oh! It's ME.

以上我要說的都說明了，請朋友們多多指教！

一九九五年三月一日
紀弦記於美西堂半島居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感
謝

沈孝夫： \$30.00
劉耀中： \$50.00
陳銘弟： \$50.00
吳懷楚： \$40.00

支
持

這兩首詩是一九八〇年間作品，曾發表於聯合副刊。
編者按：台灣著名詩人林冷居美後，甚少發表詩作。

我隴西貴冑的夫婿
嗤笑著…我的語言
這人與寅
 逃與徒
 走與酒
的諷喻；無由的高亢
像隼飛——
銜一木葉以自蔽的
越雉。展翅前的激揚
在我底
微顫的語音之中
 之外
音外與身外：參差錯落的宮商

他從也不喜
我黑色的嫁衣，苦棟木的
散履。這香雲紗的縵布
是如此不適宜
晨昏的窸窣；而黃昏
豈止是
 出土的人儘
 入土的情殉
它應是紅的，我隴西貴冑的夫婿
印證；用晚霞
一窯窯的彩陶，塗紅夾砂的
仰韶文化

“還有那盜行啊——
在南交
有蜂屯蟻聚的涇渠
那不可遏的梟鬥，是源自
怎樣的獷悍與孱弱
 怎樣的
孱弱與貧瘠？”

孱弱與貧瘠——
我祇知道，有一畦土地
它的暗流，是源自血脈的
淤積：

於是我就解說
幾乎是囁嚅地
印證；用我的顏面
一整個支離縱橫的

流域。

南婦吟

後記：有時候，對自己最深的眷戀，唯有用一份輕嘲才能沖解它；這首詩，就是我对故鄉一份最溫柔親暱的嘲弄。自然，詩中的“故事”和人物都是杜撰的。

註一：依照廣東方言，人與寅，逃與徒，走與酒，均屬同音字。

註二：粵地古稱南交，始於堯。

魚家

——經勿街魚肆
認鄉親未果

我的訊問凍結了——
在她鑽鐵
吹芒的陰冷之下
那婦人：她說

在網罟之後，你何需
何需分辨
那鯪與鱒

 鱒的
 沉潛

 鯪的
 浮游
水族之行與守
在網罟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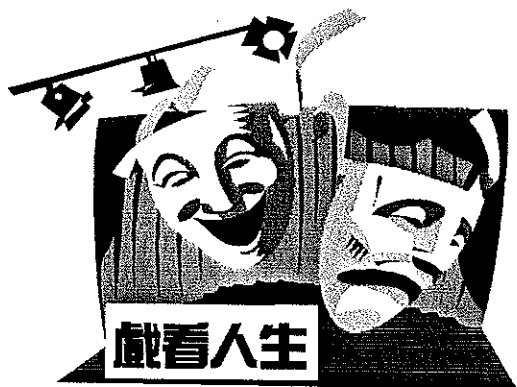
然則索問的是她——
是她，要我即時回答
一些生與死
首尾連異的
課題，遺骸的
淨身：

 她說
啊你，在網罟之後
你何需知曉
水族回歸的航道

註一：粵中多鯪鱒。鱒，亦作鱒，產於近海深水處，以春時出浮陽，見日即眩，漁者輒捕取之。雪鯪屬水，性浮游；春末日落時，散魚花於藻荇之間。

註二：勿街(Mott)為紐約下城唐人街主幹之一。其間商賈役僕多屬粵人，隸屬開平、恩平、台山、新會四縣，俗稱“四邑”。

◎林煥彰作品



或甘或苦

在人生的舞台上，
常有異樣的眼神
窺視你，以自身的無奈
無言、無助
禱告上蒼：

無聲、無息
給出美感

美感本是空間
空間，本是無奈

冷或靜

眼睛，總是清楚
雪亮。

不用嘴巴
看比說的，重要

冷，是必然
靜，是必然

冷或靜，也是一種人生
一種美。

新三人行

三人行，必有
吾師焉。不是我說的

有心，或無心
體會人生
有形，或無形
也是人生

新三人行，有師無師
總是隨緣

無相無言

向你向我，或
向他

面面可向，面面
無相
無言之中

面面都圓，也都
面面殘缺，無言

都是一齣戲

戲可戲，戲看
人間，人間

都是看戲的

你演，我演
他也演

他演你，你演
他，我也演你或他

人生，人生，
都是一齣戲。

色本人生

怎麼來，怎麼去
人生本色
色，即人生

讓長髮飛翔
讓生命飛揚

色本人生
人生本是，如此
單純

空間對話

紅的飛舞
金黃飛舞，墨也
飛舞

動靜本一體
紅黃黑，也是

流動是線條
靜止，也是
各有自己的空間

空間是一種語言
空間是遙遠的對話

九五、一、十四晨於台北

◎商禽的詩

站 牌

這簡直是抓狂！他們怎麼把公車站牌漆成木瓜色？當我抵達招呼站時我禁不住這樣想。或許祇有在市郊，祇有圓形站牌才這樣。要不，車管處裡面有個詩人。

畢竟，開來又開走的都不是你所等候的，你等待的又老是不來。我祇得把疲憊的身軀倚著站牌瞑目想像一輛空空的彩虹新車之出現。

不知道為什麼站牌竟越來越矮並且逐漸消失而我的身體也跟著不斷下沉，直到背部都快要觸及地平線時我美麗的女兒才將我扶起，說：爸，太陽已經下山了。

九四年寄自台北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 and 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0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虹影作品

書與鳥

書頁上的戲劇家改換眼神，他相當清楚，越過封皮，手離開書之後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他應該想到，鳥的晚年很傷感
整個一生支離破碎
凍僵的鼻尖，被奪走的寧靜
模糊的記憶，都黏在他的襯衣上
鳥的眼淚試圖打動一個不會被打動的人

他與鳥委身於某個情節：他是外科醫生
手術刀由他橫豎擺佈，比金錢重
比愛情更讓人就範

“我死無葬身之地。”這條大街站滿
喝酒的人，他們
心裡明白，夜晚只是夜晚而已

蝴蝶與蝴蝶

我在你身上畫出圖案
我移動，你便喊叫 被你
肌膚雕出的花園就膨脹

這預料中的一天終於到來 反使我詭異
定理與災禍是一對擁抱的
戀人，映射你每點
嵌上尖利的石子的美
你的奇特，拒絕一件輕如一件的
衣服：影子重疊，像蝴蝶

與蝴蝶，我隱藏起來的詞組
為你構造成句：一次結合需要迅速 特殊的
結合需要暴虐的快樂：

拂曉，分厘不差的到來
而草地在你的身下——

九五年寄自倫敦

◎秦松作品

雪 白

雪白窗前
雪白我荒草之胸上
一片焚燒的羽翅
坦開所有的餘燼
完不完整收藏予你
恆白不融的原初
不 我就是一場大雪
當我冷固成冰
美乃從你眼中成長
一片坦然伴守一片淚光
請勿以傷痛自傷

從天而降一片坦然
雪白你之眼中
當我轉身而去
如泥土回到天空
當我粉身而返
迎你以一片飛白
進入我火熱的胸腔
由你炸裂而歌
不 還是隨我撫土而眠
將融未融之前由你
由你回到當初
泥土乃如天空的坦白

九五年元月中在紐約

茶 敘

煮茶以雪 以咖啡
即溶歲月 測候以翅
壺中冷暖不置可否
夜半東西 他鄉
遇故知略有不適
(由於水土不服之故)
客說老毛病不藥可癒
至於天象不可測
隕石流星傷亡花粉熱無爽
似有若無星體騷動
出之於天窗天井之誤
(報載百年之後仍有約)
水月風雲地心裂燁

世道不安天寒可溫
蛙鳴龍井一壺茶道
撲通一聲 驚起
杯底殘月 依然咖啡即溶
歲月如梭天地玄黃不置可否
漢方成藥不藥而癒
飲者癩之鄉愁之外

夜半燈火花白
茶色深淺咖啡濃淡
品茗之餘無礙成眠
客說以茶養目
似客非客現自在
雪沸水滾再來一壺新月
音塵市聲不解
茶曰等而下之二道爲上

九五年元月中在紐約

◎果風的詩

上海灘偶拾

一

絕對不是虛幻
貧困的小漁村
原是今日繁華大都會的古老倒影
流水執拗
苦心地帶走了破舊的遺骸
那忍辱負恥的年代
那放蕩自棄的歲月
也都漂遠去了 漂遠去了

二

而今
沒有絲毫陸沉的預感
上海灘
把鋼筋水泥鋁合金木材玻璃……
有條有理的堆架起高樓大廈
擴建大批民居於市郊
但三代同堂尚見蝸居於市內破舊的斗室
通衢要道大大增寬了
而人流車流似乎更見繁忙
穿梭如蟻如鯽

三

上海灘或許是下海的意中源頭
金字招牌一塊
裝飾起富麗堂皇的門面
可做老老實實的交易 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但這裡不無可鄙可恥的勾當
有的利用職權 拉上關係
有的營私舞弊 損人利己
房地產的一炒再炒
千百種的買空賣空 投機取巧
失敗的掩面遁竄
成功者(?) 腰纏萬貫
但黑心污手一旦暴露
受嚴懲甚至被處決的不外是小魚蝦子
而不留形影在網開一面中溜脫的都是大魚巨鯨

四

無非是時尚的追逐
超大的反光太陽鏡蓋住紋過的眼眉
而花式的西裝背心卻敞開著
任性地露出性感的奶罩
招搖過市的塗上深紫唇膏
配上豌豆捲鬚式的長髮
混同鬚髮無邊戴有耳環
嘴角掛上進口紙煙的小青年
儼若一夥先鋒前衛的歌手藝人

五

蓬頭垢面衣衫襤褸的游民呀
說不定在晚上搖身一變為西裝革履
瀟灑無似的翩翩於大舞廳的闊少
討飯成為超時代的偽裝職業
有組織有幫派有特別學問的欺騙
火車站候車室裡總見定時出現的求乞群體
車站廣場上常有家庭組合苦訴流落的悲慘
飄零街頭的游民
不無遭受種種欺詐剝削
來自所謂同鄉招待的問詢處輔助站……

六

夜幕低垂
大都會滑落入神秘和放肆
鬧市上燈火璀璨輝煌
流行歌曲和音樂誘發縱情縱慾的高燒
逛街的人頭洶湧
愛玩的年輕人
或熱衷於卡拉OK 或浸泡於舞池
黃埔江畔有散步的對對情侶 卿卿我我
暗蔽的角落裡也不無偷情的一夥
而暴發戶則揮金如土
通宵沉迷於花天酒地
難以自拔

1994/9/20初稿，1995/1/15定稿

◎黃伯飛的詩

都放得下

雷雨過後
天放得好大

大得
大山，小山
小山，大山
都放得下

走出門外

鏡子

不去看它

◎劉菲的詩

春天的臉長著鬍鬚
咳著彎腰的長嗽而來

路邊的櫻花和野桃花
點醒迎春的族群
女子們在街頭裸露優勢
擾亂招財進寶的目光

那個戴鴨舌帽的老人
在公園打撈春天的陽光
海島的陽光像女人氣象
時濃時淡

春天的臉長著鬍鬚
乙亥豬年很不好玩

春天的臉

九五年寄自台北

◎莫云作品

釋
放
隱約……
有些什麼
在心底蠕動
掙扎
吶喊

打開籠門
他終於放出
那隻失聲的
野鳥

尋
覓
玫瑰花園裡的草又長高了！
“幸福在哪兒？”
團團追逐著自己尾巴的
那隻小狗，從來不曾明白
圓圓的月亮為何老是
無端被咬掉一口？

九五年寄自台中

◎柔密歐鄭的詩

有一張臉孔
我們注定被毆辱

有一種膚色
我們是被歧視的焦點

習慣於單音式的母語
卻從我們嘴邊流口水

要命的是這一顆心
至死不信東邊有夕陽

固執的是那兩隻耳朵
一聽到鄉音就動容

該不該啊向強大的
祖國發出疑問

龍頭龍尾幾時才前後呼應

龍族的悲哀

20/2/1995 Jakarta

◎非馬作品

都是台灣遊客們惹的禍

假古董們
在積滿灰塵的小攤上
做真古董的夢

夢見
喊聲震天
一批又一批
自千島湖突圍的
台灣遊客
揮舞著雙手
一路殺
價過來

附注：在小攤上甚至許多國營的觀光商店裡，漫天要價似乎已成了慣例。有時成交的價錢還不到標價的二成。對沒有討價還價經驗的遊客來說，實在很不習慣。我同經理人員談起，他們都說是喜歡殺價的台灣遊客們引起的。雖然千島湖事件使台灣遊客裹足不來，幾乎所有的觀光商店都門可羅雀，但標價仍高踞不下。

無邊的綠夢

一座接一座
不可攀越的崇山峻嶺
終於將時間催眠
鳥不飛
猿不啼

我們都陷入了
一個無邊無際的綠夢

直到億萬年後
一縷炊煙自半山腰裊裊升起
我們才紛紛醒轉
重重地呼出一口氣來

西陵峽

朝辭白帝彩雲間
千里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
輕舟已過萬重山
——李白〈早發白帝城〉

站在“長江公主號”遊輪的船頭
聽機器聲
沈重如古代繆夫的腳步
篤篤
溯流而上

趁大壩的魔掌沒完全伸出
把一生中見過及未見過的
崇山峻嶺
——羅列眼前

突然遠處隱隱傳來一陣
猿嘯（或竟是三國時代
千軍萬馬的廝殺？）
血紅的夕照裡
一葉輕舟順流而下
蓬頂上還殘留著
白帝城頭的一片朝霞

請問船家
船上可有一位
名叫李白的詩人？

◎黃奇峰的詩

穿著“迷你”的綠裙
野氣十足
沿岸走來
留下身後
兩岸一片
撩人的蠢動

春

簡介：銀髮，本名盧斯榮，1944年生於越南，原籍廣東花縣。西貢明德大學中文系肄業，胡志明市綜合大學語文系畢業。曾在堤岸華校及報社任職。1966年與詩友出版《十二人詩輯》，為越華文壇第一本新詩選集。作品散見於台、港、大陸及海外各地報章詩刊。



白頭人送黑頭人的慘變
留給我
你十八年來的往事
我怎忍心尋根追溯
回想到你牙牙學語時的
那種可愛？

家裡突然比平日寂靜
你媽媽的哭聲
也無法填補的這種寂靜

從西貢到大勒 (1970)

當空中小姐叫我看機窗之外
剛從塔克薩斯來的雲
西貢便縮小在我的腳下了
我那被砲彈吃了一角的房子
竟然也
縮小在我的腳下

沒有縮小在我的腳下的
是剛從塔克薩斯來的雲
我忘記塔克薩斯是否有挺香的榴蓮。他說
而將從越南去的雲
當然也會忘記西貢是否有挺好看的戰火

而當從越南去的雲一去
我的雙腳便踏上高原的泥土了
驀然一驚
便驚出許多山
山山以松針的綠跑來
安慰我滿頭不安的白髮

註：一、大勒為越南中部高原的一個美麗的山城。是越南唯一的避暑勝地。
二、我年紀輕輕，頭上便長滿了白髮。

西貢即景 (1970)

烏煙。且擴散如沙漠之沙
畸形的這繁榮的鍋爐

機動車汽車與人
被炒玉蜀黍般炒著

大學生離講堂去示威
當僧尼們
在總統府的門前絕食
野戰警察那傢伙的左手
正放在一枚催淚彈的鼻子上
右手拿著只剩半個的
美國蘋果

巴士車走過
竟然沒有一個搭客
把好奇的頭伸出窗外

女兒第一天開 摩托車

我大可以為你開個生日派對
我本不應相信十八歲
只為能往西貢兜個圈子
我本不該這麼輕易
把鑰匙交給你

一灘血
人群來不及圍觀
你已瞬即化為一縷青煙
無法化逸的
是你
及一架摩托車的
扭曲之變形

寂靜的深處
我見到莊子
我見到死了幾十年的我
而你只不過只死了十八年。他說
你比我幸運……

我剛紓了一口氣
你竟然回來了
平平安安的
亭亭玉立的
笑著說
爸爸

我覺得
我還是要開個生日派對的好！

喜讀一張郵寄的 剪報

昨夜夢見
喜訊
開在露台低吊的盆栽裡
今晨
花
卻開在郵差上揚的手中

一張文藝版的剪報
展開
萋萋的芳草
蒼翠的林木

銀髮詩輯

一條曲折的青溪
我見到自己在垂釣

絕對不寂寞
上游有人在採蘭
下游有人在泛舟
再加上遠遠的山影
便成爲一幅上好的潑墨

中元節遊蜆港 三台山

一、玄空洞

三台山的寺廟人頭洶湧
一隻孤鬼
在竹林深處喃喃自語

鬼門關正值大開
怎麼今天來了
這麼多的人

我立刻回頭
卻見玄空洞三個石刻的大字
一閃跳上石壁

我一個箭步
剛好踏進金庸的世界裡
幾個武林高手盤膝
正在洞中打坐

你快替我按下快門

那隻孤鬼笑道：
傻瓜機
只能拍下玄空洞中的
一片漆黑

二、臨急抱佛腳

我又開始心驚了
我趕快在另一寺前燒香
只爲來時
旅遊車撞死了
一個橫衝的少年

祈求菩薩多多保佑
回程時千萬不要在過山道時
翻車

好
請你在香油箱的夾縫處
塞下美金一百元

我向一個同行的外國朋友
打了一個眼色因爲
我只有越幣

錢沒關係
只求旅途平安
就好了

案前迷沒的煙霧
不知是否會
飄到天上？

三、通天洞

我堅持不爬上通天洞
只怕再次遇見
專制與獨裁的玉皇大帝

不！爬上了通天洞就是山頂
你就會看到
蜆港市全市的市容
與美麗的海灘

這卻不是神鬼的語言
是導遊
教人尋幽探勝的語言

可千萬別說我

弱不禁風
怕是高處不勝寒了

四、下山

下山時
我一步一徘徊
想跟那隻孤鬼說一聲再見

只見一個人跌跌撞撞
直奔而下，聲音追著另一個人
我的錢包我的錢包
捉住他捉住他

氣氛破了
興趣似乎索然了

下到山腳時
我還是一步一徘徊
總想跟那隻孤鬼說一聲
再見

五、紀念品

出售紀念品的亭子
紛紛展顏欲笑
我們的確向他們走來
有人扯了一下我的衣角
我送你幾首小詩
讓你送給朋友，如何？
見聲不見人
我終於明白
我已經可以跟三台山
說一聲再見了

哀莫大於心死(1990)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
斷腸人在天涯。

——馬致遠

上篇

請介紹我歸依入深山的寺院
雜役最好
菩提樹下掃拾蟬聲
最好不要誦經
我要清靜
無爲
那麼我就推薦你入深山的道觀
做個火工道人
在爐邊生火
挑柴
到江邊打水時
卻傍水偷照自己的容顏
最好做個
什麼事都不做的主持

乾脆用一具廉價的棺木
請把他草草埋葬
在荒山野嶺的一棵老樹下
最好沒有花草
孤墳一座就可以了
遠遠
離開塵世

下篇

好
朽木不可雕也
看劍
一招死而後生直取心窩
你倒下
在熙熙攘攘的青石街上
響起
一騎快馬爽朗的
蹄聲
我清楚看見他復活成爲歡樂的英雄
在陽光下微笑
正在揚鞭

我哭了 (1991)

沒有人相信
在一疊帶來寄來的詩書之前
我哭了

皮納圖博火山忍不住
狂風暴雨
雪崩來勢如排山倒海
山洪
在湄公河下游搖身一變
而成爲
洪水

我剛喝完一杯咖啡
吸完兩根香煙
天旋地轉
我竟然無法把持
我跌進洗衣機
強。渦卷
一種遙遠的聲音開始
耳鳴

滾滾長江
滔滔黃河
在心中

我打了個寒噤
房間便翻雲覆雨般洶湧起來
信件自檯面翻飛如蝶
照片旋轉若洗衣機內的彩衣
詩書光芒四射
我早有盈眶的感覺

洗衣機在排水
洪水幾時才退盡？
我關上眼皮
感情瀉了
滿臉子滿臉子的叫做
熱淚

我趕快伏在檯上

我突然想睡
我情願在夢裡
洗完衣服出來
女兒準不會看見
我抽泣的樣子

檯面上的詩書們
果然
有的面面相覷
有的議論紛紛了

好 (1992)

我最近會回來探親
你有什麼需要
儘管開口
譬如萬能膠水
鬚刨
或單車零件
甚至精緻的梳子
名貴的染髮霜
梳染
你曾一夜悲的白髮

請你也帶來一陣詩風
一疊稿紙
不要忘記帶唐宋
以及後現代主義
至於朦朧詩或現代
新生代或後現代
可以留給鍾嶸去理
劉勰去論

我的確需要黏補
碎片的心靈
我的確需要繼續趕路
我最喜歡的
將是一個萬能鬚刨
讓我及時
把臉上的蒼老
剃去

一隻野鶴曾如
是說 (1992)

我充滿希望地拉開了
一扇門
繼之頓覺仍必如

任人擺佈的桌椅
左右兼顧的電風扇
步步為營的皮鞋

我走進了真情
多數都藏在牆壁之內的人類
虛偽的殿堂

而非漫山遍野都欣欣然
那麼逍遙自在
開著花的綠洲

我最後從容不迫地推開了
一扇門
繼之舒展了無牽掛的長翅

驀然回首 (1992)

只因爲心中有狼
籬笆內貧瘠的小白菜圃
小白兔稱之爲
滿園春色

一場好看的電影
在快劇終時
他才趕到

遲來的東風並不知道
許多花
都已瀕臨凋謝

那班唯一的中年號快車

早已開行
月台上空餘濛濛的煙雨
我的委屈

一切都已成爲歷史
留給孩子們
去讀

路過藩郎市 (1992)
——悼亡友陳雲輝

高中畢業的時候我就來過
並住過半個月
二十五年後想不到
這裡竟是遍地的
葡萄園
車子走過市中心
我努力追尋一個朋友的舊址
卻被一座紅牆綠瓦的天后廟
用剛粉刷過的新貌
喚醒
原來你死了足足有二十多年
屬於天妒奇才的那種
早已臻化爲泥土或雨露
滋潤著串串的
葡萄
只有郊外站了幾個世紀的占婆族的神塔
仍見證了一切似的
以不變應萬變的神色
跟我匆匆的打了一個
招呼

中國是夢裡的風箏 (1992)

夢裡
喜愛風箏的父親
站在勁草的曠野裡
用風
把思念搓成一條長線

放的不是蝴蝶

不是蜈蚣
更不是盤旋的老鷹
是赫赫一只萬里長城

在萬里長空
飛舞

凌晨二時轉側
他左枕一條湄公河
右枕一條珠江
還在心坎浩浩流淌

他的臉上一座花山
卻
笑意正濃

小門邊的信箱

門後左牆邊的竹叢裡
有幼筍驚喜的細語
門後右牆邊的向日葵
也撐開了燦爛的黃花
而且正在寫意的
曬太陽

這時年老的小鐵門
心情總是不好
趁著門口一開一關的時候
特別陰聲怪氣的
長嗟短嘆

不甘寂寞的我
暗自慶幸
因爲我遠遠就見到了
郵差先生的
微笑

◎秀陶作品

日子 日日都有群鳥叫出新的一天，鱷梨的季節剛過，隔牆的無花果樹掛滿一樹青青紫紫毫無使命感的果子。上學的校車來過之後便卸下剛夠一日用的炎熱

有些事忘得像再無人照的鏡子，就算把腦子像絞扭一方汗濕的手帕樣也難扭出一兩滴三輪車過獨木橋的日子，或者黃色窗簾布的套衫，甚或一隻愛說故事的椅子

這一日到底是由那一隻鳥第一個叫起的將永遠成爲懸案。然後你跟著拍子轉，轉得莫名其妙的疲乏，轉得再也不去想爲什麼轉，轉給誰看等等那樣的問題

Sept. 87, El Monte

餌 一個朋友得知我常釣魚便送給我一套他不再用的假餌，並爲我一一解說各枚不同的用途。據他曾使用這類產品的經驗，他認爲比真餌既省事而且效果更好

這一盒四枚的製作真是精巧極了，色彩、形態幾乎比真的還要真。據他說另有一些且能像真的一樣動作，甚至發出真蟲豸一樣的氣味。我想除了瞞不過魚類的消化器官而外，其他的眼、耳、鼻、口甚至大腦恐怕都會被騙得死死的吧！能產生這樣效果的東西，在古今中外的發明中也僅能找出宗教及政治理論那末一兩樣而已

然而最近去釣魚還是要過鎮前那間漁具店去買一兩盒魚蟲，至於那盒假餌，每拿起來總不忍心去用它

May 88, Pasadena

松鼠 整一個上午我重複地聽著Bruckner第九交響曲的第二樂章，整一個上午我自二樓的窗口守望著隔壁後院的一片坡度不大的屋頂上的一對松鼠，整一個上午它們一直就在那片範圍不大的屋頂以及屋旁的一棵樹上追逐、性交（是的，我說性交而不說造愛，因爲這名詞太偷梁換柱、太工業化了。愛如果也能造，我們造了那末多到頭來還是不見愛。）

那隻女的蓬鬆著尾不住地跑跑停停，男的便追，不等男的追及女的便又跑。幾度之後男的也有一度追及，搶在女的背上，弓起身子，蓬鬆的尾這時與屋面平行，交接不及一兩秒的時間追逐便又開始。整一個上午我就一直聽著那個第二樂章

Bruckner沒活到廿世紀便死了，要是他還活著的話怕不要來敲門，怕不要怪我糟塌了他的音樂，其實我也不是有意的，我有什麼意思呢

April 87, Hackensack

◎嚴力的詩

四 月

四月
我有一次嫁接
緣於自由的需要
幫助春天在時代的命運裡搭一個空窩
在四月豐潤的羽翼下
我編造鳥蛋的故事
並從鳥蛋裡拔出一節天線
四月
許多飛翔的噪音還沒有翅膀

牽腸掛肚的中國
如今需要塑料的落葉
有一個現代工業的歸根
需要更前衛的文學藝術的蜜蜂
從花朵裡吮出人性的石油

九三年
不得不重複雨果的人性
不落伍的愛永遠以犧牲再生
啊春天四月
像鳥鳴不爲了生產什麼
感情的機器情願用空轉來欺騙自己

我慶幸
有另一台空轉的機器陪伴
所以
四月
多麼響亮的春天
一記二十世紀的耳光
扇在五月的臉上

那是花瓣的指印
一次平面的婚姻

1993/5/19於紐約

◎孫成文的詩

品 茶

一切
盡在茶中
或苦或香或
清淡
一切
亦在眼中
或痛或喜或
茫然

倘棄茶飲水
倘閉目不思
一切
均明滅閃爍
真偽不言

九五年寄自遼寧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的，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由於篇幅所限，長詩及組詩超過百行者，暫不採用）。本刊爲全人性質，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爲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下列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陳本銘作品

元月報告 (Kobe, Jan.17.1995)

神是一年不如一年了。更年期的緊張達至歇斯底里，使他愈發潑婦——擦著牙，滿口牙膏仍然可以罵街，並且繼續舊約行爲。

在他的碁盤任何角落，他恣意搞亂任何一局，只要他恚怒或喜歡。究其心態不願看見秩序生長，文明失控於其掌握。

北嶺是一個好例子，眼前神戶是嚴重行爲。而且預測他會更震怒，因爲人沒有瘋狂並在他指掌間重建學校、市場，沒有人爲的火、搶劫……那些挖屍的怪手在坍塌城市的廢墟裡上落，一把把握在他的掌上，鮮血淋漓

這是神閉經後第一次血崩。

九五年元月廿四日早上·加州

胸膛敞放
大門
腦袋打開
天窗
皮囊原是深邃監牢
曾經
一個自己
徒刑了許許多多歲月

曾經
是你的蛹
一份七顛八倒愛情
曾經
枯涸一口井
守候種籽自其中冒出大樹
曾經
禁錮的歌
在指尖 一闕騷動的血

曾經
的一個自己
從繭裡搖搖滾滾出來

自我搖滾

九一年七月六日加州

◎張國治的詩

第一場初雪

我們遇上異國深秋
罕見的一場初雪

十月的雪花
輕輕無聲似棉絮
在風中輕颺，怯怯
如一場最美的初戀
雪花飛舞在異國街道
也在我心中靜靜緩落著

雪花白白的在畫室窗外起舞飛旋
停格在我黑白素描小心擦拭畫面中
落在猶黃猶綠的楓
落在長青的松
落在久久不響的教堂鐘塔上
落在書頁深鎖紅磚築砌學院大樓
風不規則彈響異地心事的弦音
群鳥倉皇，齊聲嘶嘯急急飛過
遍地擲下無聲落葉
松鼠停止爬攀，哆嗦凝立樹下

雪花落了又化融
像舞著白白素淨水袖
銀妝踮著腳旋身就走的女子
散滿清清的愁緒
雪線暖暖舖成一片潔淨心湖
夢在遁逸
我隨飛舞雪花
馳騁此刻從未落雪的故鄉海島
淚的小花沁涼
如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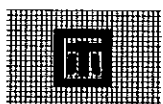
九三年寫於美國聖路易市
九五年二月寄自台北

我們何嘗不想 將
追溯既往的小路
一段腐爛腸子那般的回憶
用盡一切方法
可能的甚或極不可能的
硬生生無需麻醉
完全割棄

一平方公里幾百磅炸藥
整塊地的面皮被翻
移入幾千公尺深的地底
化爲內臟

橙色落葉素落的何止樹葉哪
還有許多母親肚裡的胎兒
生命未成形
卻須殞喪泥中
那樣續燦橙橘的雨紛落
浸霉我們整一世
沁殘我們下一代
甚至大地也被滲溼

◎尹玲的詩



患上不孕

誰和誰正在民族相戮
你說 那與我們何干
如果他們偏愛血腥
爲何我們就必須是他們
這一場那一場殺伐的殘者

當然 你說 斷手無足不算殘廢
我們有義肢 似真的
義肢仍可搖幌行走
但我們心靈殘疾
生命意義殘缺
誰又能再造一顆義心
造另一個似真的生命 填滿意義
而快樂也能如義肢大量複製麼？
還有純真童年放肆少年

免於驚懼的睡夢和笑容
你的工廠也生產供應麼？

至於爲何我們必須只有寡母
甚至寡母也要追隨陣亡的父親
爲何我們只能是一個名叫戰爭的
醜陋東西的後代
遍體烙印飢餓腐朽死亡
爲何明天不是時間
卻是一個名詞
雖依稀而遙遠
也許只隔一夜
可能會隔一生
爲何

我們何嘗不想切除 只是啊
腸子雖爛
卻仍須依附體內
不時抽搐
最痛時 只有旁邊殘疾的心
知道

◎斯冰作品

二
月
書

不是第一次離開你獨自遠行
想你的濃烈 你能揣度？

生活裡有形的數字從 0 到 9
十個滾轉 將你時刻煎熬
我知道而且清楚通透
每念及此
淚是潸潸言語

所以 不怨懟你在情人節
疏漏一朵玫瑰的浪漫
在漠漠塵世扶持我
——這已足夠
我只能是籬 但願
我永遠的樹你是

I love you so, C & J

九五年二月抄加州

八
月
消
褪
時

九
五
年
三
月
加
州

愛你是對是錯？
始作俑於
那個媒妁的八月

八月初遇 目盲又何妨
我洒脱讓情缺堤
無悔傾瀉
斷然不顧及你我
原屬不同世系的兩個人

日子顛沛流變
我悲喜的開關任你遙遙操控
憎怨和愛戀混纏而
相互漂白如空設誓言
我終能掙脫
自你織就的網罟

你已然不再
不再是不讀詩的情人了
八月消褪時
雖然 我哭了又哭

◎遠方作品

向日葵

總之是一種情結
憂鬱的
戀父情結
化不開
且代代相傳

含羞草

若是遇到情郎
臉紅心跳倒也可人
祇是一味地含羞
畢竟無法解釋現實
閱讀塵世
雖然不能要大家都像松針
那麼尖銳直接
但總是可以
大似芭蕉梧葉
小如野草馬齒莧
毫不畏縮地
直面生活

島

本想從此隱姓埋名
終了餘生
可魚兒不能沒有玩伴
糾纏不休
可海底的路同樣崎嶇不平
不容我安然徜徉
而左鄰右舍也不安份
總要尋找傾軋的對手
報當年淪陷之仇
我一口悶氣
實在憋得太久
到底難置身事外
祇好奮勇作自我突破
再入世為你的眺望

井·蛙·人

這是高倍數的
單筒天文望遠鏡
用來觀察世界

蠱測風雲
既然命運這樣安排
不要笑
要知天外有天
冥冥中
興許有誰
也正訕笑人的狂傲無知呢

地震²

有人戲謔地說
地球太老了
手腳顫抖不靈
心臟病
也時常發作
我卻聽出了惶惑——
莫非造物主另有新歡
那我們怎麼辦

九五年二月於聖彼得

◎王心果作品

考究一下每塊雕石城磚，
都可想像奴隸們的黔首墨臉，
秦皇以萬具屍骨構創一幅傲世奇觀，
也用孟姜女的淚寫一篇千古長嘆……

長城

又是另一個浮誇的日子，
竟然將雨傘舉成滿街紅旗，
不是歡呼老天爺萬歲，
是迎接一次天變為晴朗致祭，
也聽罪己的太陽淚泣……

遊行

九五年寄自香港

◎徐江的詩

凌晨，
我坐著，寫。

呵外面
不會有哭聲。

凌晨，
風敲窗子，
我看見，雨水。

凌晨，
夢在笑，

凌晨

影子往外溜……

我畫著
一個時代。

凌晨，
我的血
在紙上擴散。

快讓我出去……

九四年寄自天津

◎達文作品

晨光三月

雨稀拉拉地從草地上踏過去
昨夜的風現在站成一棵灌木的形狀
它的根部
塵埃鋪在種子濕潤的表皮上
寒冷中我開始醒來

二月的正午

這個廚房彷彿是塊磁鐵 每個人
都有一種覓食的習慣 消費
表情 在
碰撞的味道中 你選擇的
姿態點燃了火 告訴我
在異鄉沒有體貼
別盼望起碼的信

探 監

關於照片的盼望
是要將你壓扁
成我的掌心

讓你的笑容與生命線重疊
像被鐵窗隔開的聲音

多麼短暫而熟悉的脈動
從電話線那頭從冬天的井

◎周正光的詩

曇 花

一生
一世
只求能有一晌，完全
屬於自己的時光

一直等到萬籟俱寂
脫衣
解珮
讓雪樣的肌膚
浴於茫茫的黑水
坦然一現
只現給自己看

“開了！”電筒一射
即圍滿一堆人
又叫又笑
東聞西聞
望上望下

莫名的驚駭中
頭一垂
就在
憐香惜玉的嘆息裡
氣絕

九四年秋月寄自密西西比

山 上

也許伯多祿是對的
我們何嘗不喜歡在這裡
搭一些帳棚
山上，長久住下

遠眺，群島如帽
近看，我愛多情的椰葉
一不留神，就想起
蕉風椰雨的越南

但這一切恐怕
都是痴想
人間，那有可停留的故鄉
山上，何來可張搭的棚帳

其實並沒有下雨

其實並沒有下雨
不過是因為風
因為窗外的樹
整夜，恩愛地纏綿

這迷人的山上夜涼似水
是的肉體雖軟弱
心神卻時常清醒
爲了，可以更好的諦聽
這由創世，早已命名的
盟誓

其實並沒有下雨
不過是因為您
我們的天父，您願意
滿山滿谷的風
滿山滿谷的樹
因相愛
一個情急的喊
一個熱切的喚

大谷地 (註一)

我們把椰青剝開
大口大口地吃喝
這裡的椰青特別甜，而鳳梨
長滿一地

夢也許特別細膩由於
山特別美，水和島嶼
蜿蜿蜒蜒，任你如何繞圈子
峰迴路轉就是不忍捨棄

最動聽還是那歌聲
白頭黑首，大手牽著小手
由晨早，到黑夜
衆口同聲Move on (註二)
Tell the world of his love (註三)

大谷地，大谷地
請勿把我從你的甜蜜中抽離
爲了，我軟弱的心
需要像你一樣
愛得年輕，愛得更美

註一：大谷地，Tagaytay的譯音，馬尼拉以南
的一個城市。

註二：〈Move on〉，歌曲名。

註三：歌曲名，乃第十屆普世青年節主題歌。

九五年元月於大谷地·菲律賓

◎楊平作品

記憶紋身

蠟燭

一支接一支的熄滅
刺骨的感覺
使空虛的宇宙又溢滿了
藍色玫瑰一樣冷
一樣深濃的 憂傷

日子在輪轉中默默流失
而天使在窗外急切的撲打——
嘆息——
用一生的時間等候一條影子
你底心是浸在月光裡的水晶石
用淚、殷紅的血，和記憶紋身

而水手們仍在唱纏綿的海歌
——當一個和你一樣神奇的女子
把自己坐成舊時代的細瓷花瓶
上面烙著我底名字
連同，我那著名的，絕情 又落寞的一笑——
我看見
看見自己的昨日、今日、
和即將淪落的明日

天使嘆息

巍峨的鐘樓在我底睇視下
奇異底沉默。
天地一片冷調的藍。
公園裡的石像——醒來
便自肅容。哀禱。
——從一道驚忡的閃光中
我看見一段逝去戀情
和你，蒼白、奇特的笑靨

我看見另一個自己被你踩在腳下
往事被詛咒成無數碎片
你溫柔而瘋狂的吸吮每一滴血
——我漂泊的身影
我達達的馬蹄在這一瞬間
不再是美麗的錯誤！
閤目壓下最後的按鍵
一段歲月緩緩自螢幕消失
的同時：我聽見輕快的哨音
和天使的嘆息

九四年寄自台北

◎伊沙作品

職業
殺手

你一直在等那人
相信他會來找你
給你每天的工作
你一直在等的那人
一直沒來敲門
你用匕首在手臂上刻字
索性將槍口對準自己
最後你七仰八合
躺在殷紅的地板上
門上響起了急切的敲門聲

旅
館

我醒來的時候
我的香煙
在她手上
姿式優美地燃著

這個早晨
我醒來又睡去
彷彿戰場上的倖存者
那麼幸福

九五年寄自西安

◎趙毅衡的詩

死亡四重奏

一
撕裂著語言的
是對完美的渴求，
它也撕裂著你的心，
當你等待著，在渡口，
深秋時分，依依不捨的斜陽。
象形文字的性感
只有勇者敢於擁抱，
你在高潮襲來時
聽到的，正是詩學最熱烈的論戰
討論死亡，討論死亡。

二
起初得小心翼翼，過程
是注意的一切。不久後
你就能聽到多年之前
衣裙的窸窣，甚至聽到
淚珠雕成細玉，而孤寂
切鑿成韻律。
彷彿從你戰慄的此刻
能夠著時間的另一端。於是你大悟
只有幾千年的誘惑
才能從生命中拯救死亡。

三
那個簽你名字 的陌生人
不會直接化簡成你，正如
那首詩，題目是你的靈感，
詩行中卻結晶著琥珀
裹捲著別人的智慧。相遇
總是偶然，而且太匆匆
但認同卻千差萬別。
就像穿過猜測之雲的星座
帶著平衡的莊嚴
駛向那唯一可能的死亡。

四
白晝太俗，經不起
稍帶壓力的詢問，而夜的智慧
深沉得令人生疑。
只要我們同時活著，
我們的會合，我們的抵拒
就不可能是真實的，甚至比不上
昆蟲嗡嗡交尾的切實。
但只等秋天飄下的第一葉
就能推動輪迴
堅定地，旋轉出一頁頁死亡。

九五年寄自倫敦

◎馮學良作品

心 情

像那巨浪奔濤
時 像那逸靜的山脈
啜一口苦苦的咖啡
苦澀身體的每一細胞
拾一朵時間的花
躲進寂寞的縫隙
在那藍藍的天空下

劍

懸掛在孤獨的冷牆上
滿是蒼白的風霜
日子
把
寂寞留給了劍

九五年寄自馬來西亞

◎施瑋的詩

蓮花藻井

第一首

這朵蓮花活了一億年
懸在東方古國的頭頂上
照耀著存活的和腐死的
照耀著帝王的殘垣，民家的紅牆
那些被閃電劈裂的古槐
在它的光芒下彌合
人群如蟻般迅猛地繁衍
短促地輪迴

它豐腴的葉瓣是一些目光閃亮的雲朵
透視千年夢幻
注視我們的憂鬱
掌握著我們靈魂中的缺陷
它奴役我們的生活、愛情
奴役我們的肉體與精神
甚而包括那美妙的預想

它吞吸了百代生靈的歌與泣
吐出霧靄滋潤億萬顆發炎的心臟
那靈性的蛇被它從天上投下
游在地上的時間與人物之間
產下花朵般的卵，星星點點地密佈著
隔離了精神與生命
迫使歷史浮在紙上失去根鬚

龐大的蓮花啊
不分晝夜地睜著一千只眼睛
注視著它的羊群
在月亮與太陽下輪番地睡與醒
注視著戰爭被血泡白的胴體
如何再生出頭顱與四肢
穿上衣衫步入和平的殿堂
它懷著最偉大的母性
縱容兒女渾渾噩噩地遊戲與繁衍

九五年寄自北京

◎王耀東的詩

無題短章

1

黃色的月亮是貧血嗎

那只玉兔
卻在奶奶懷裡
把傳說的牙一個個啃掉

2

海水和太陽交朋友
卻看不透大海的心
溪水和白雲交朋友
可以心心相印

狼和狗不能同人為伍

3

秋風把樹葉彈落
春天又把樹葉安上

4

土地開多少花
結多少果
總是默默的

5

太陽 月亮 星星
都是未開的蓓蕾

6

風在大地上游蕩
只有看到不同的顏色

血跡斑斑的史書上
總有些渾濁的河

九四年寄自山東濰坊

◎劉荒田的詩

夏末午後

其一

學生回到課桌去後
街道繼續頑皮下去
路燈眨眼
帶一些流氣
芒果核
不肯在水泥地上發芽
雪條似的樹樁
卻終於在霧氣中
融化

車票是最早的落葉
在車站上飛舞
無聊地
向候車的老婆婆
顯示失去票根
兼以過時之後的
無依

其二

踏縫紉機的妻
那臉由晴轉陰
機聲遂如
久矣乎要發
而終於發了出來的
非爆炸性卻僅是
雞零狗碎的嘮叨：
天氣與關節疼啦
兒子的球衣的破洞啦
女兒洗的碗不乾淨啦
我的鬍子和頭髮啦
都嚓嚓嚓地
涓滴而下
淌成一家子
柔情似水

其三

一條獅子狗
在公園裡
偵察兵似的
嗅嗅落花
嗅嗅腳印
然後大功告成
高高揚起一條腿
一如我當年舉臂高呼
某種莊嚴口號一樣
撒一泡富於革命之熱情的
尿
落花於是騷然：
噢，到底雨露
沒忘掉我啣

其四

我將散漫的散文
一頁頁
剪接好了
然後，滿像一回事似的
將之放進
歲月的流水上

看浪濤如何
將之沖散，沖成
許多舢板或舢舨
衆多的句號
可充任救生圈
省略號可成爲
魚兒喋喋的圈圈

當然，我留一個句號
自用，到某一天
像穿火圈的

雜技演員那樣
穿過它
到達來世

在彼岸
我會拾到
上游漂來的
一頁散文
那是我托生之前
偉大的識語

1994/9/8草·1995/1/24改

◎風信子的詩

緣

你我的緣就停留在此
我們都隱約感到
於是抓緊時間攀談
喉嚨啞啞
口乾舌燥
我們在講著互相聽不懂的語言
我讓你在誤解中走開
只因太敏感
隔著一個門檻
好像隔著一世的情緣
在漆黑的雨夜
我看到一個輕俏的逃遁
和一聲嘶裂的吶喊
所有錯過的不會再來
所有飛逝的又豈能回轉

11/6/93 Connecticut

◎陳計會的詩

歸
宿

我們無法抵達
大海、天空、寓言的結局
在一根白骨上
誰的血衣 成爲旌旗

受傷的手 越過深秋
抓住什麼
夢想或悲哀

一座城市的底部
埋著 誰的
化石

九四年於廣東陽江

◎羅凌的詩

黃
葉

嗒嗒飄落的黃葉，
輕吻著河面的漣漪，
吸附著大地母親的暖氣，
瀟灑地與晚霞伴舞。

從嫩芽到勃勃的深綠，
毫不吝嗇畢生的精力，
終於走向黃金的季節，
如今行將與伙伴分離，
還在含情脈脈地——
向秋風致意。

九四年於廣東江門

◎高成鵬的詩

暢適時刻

拖一把椅子就窗口坐下
坐上一個輪的姿勢
讓脊背每一毫米的皮膚都貼著椅背的油漆
這就覺得有來自腦門兒的甜水自眼角流出
且也覺得太陽伸出了她按摩的手
且也第一次看到白雲是那樣的白
她的白裙角是那樣的浪
且也第一次聽到鳥兒哨的是那樣的囀

終於耐到了今天我行動的時候
用牙籤的寬頭兒挖挖耳孔
用小剪刀剪剪鼻毛
驅除這黑白兩無常
霸佔著我兩關的關口久久

一隻綠頭大蒼蠅
總是嗡嗡地撞窗戶
要付上多慘的代價爲這晶瑩掀開的一片光明
哇，牠豁上去了
高飛 收翅 俯沖向著晴空
就碎骨一轟沿著玻璃粉身而下
是模仿當年太陽旗的戰機俯沖星條艦的自殺嗎

這令人觸及
曾經響澈天際的太平洋彼岸風暴
哦！我的上帝呀
感戴你的大手
把我抓起來放我在大洋的這邊
此岸的風平浪靜
平靜得足可容我在水面上舞蹈

隔鄰的少婦
又在她的後院曝曬粉紅色的床單了
簡直是隻超特大的鸚鵡正走著鋼索 那
熱的放射
圓的滾動
俏的線劃
那飄逸及腰的長髮
風擺柳梢兒掩曳著紅桃
裝配上窗檻的大畫框
好一幅粉底兒的大浮雕
該給它題款個甚麼名字好
“仲夏”最恰當
作者：世界唯一的加州陽光

九四年十一月三藩市

◎陳銘華詩抄

聖地牙哥加大校園即興

地下之約

自君之出一年矣
櫻花消息方傳麼
石已爛 衣冠已埋
在高溫多岩的歸途上
無數流螢裝扮成
你的前生 我的今生
慢慢地飛來
閤閉的眼眶
一慟而
裂

九五年一月十七日洛城

後記：洛城地震一年後的同月同日，神戶亦赴此難！信非前定？

一、音樂樹

我唱的
快樂的歌
無人能懂

他們捏住喉嚨唱的
快樂和不快樂
難道也無人聽到

我淒厲的呼聲

二、失樂園

放大的蛇
更接近泥土了

沉默蜿蜒的神
藏在灰黯天色後

小女孩不怕冷
快快樂樂地
尋

九五年一月廿六日洛城

詠 冬日暖暖。不諳水性的我漸漸有了魚的衝動。但當我興緻勃勃擺著架式要躍入水裡的緊急關頭。突然撲通、撲通連聲，湖面一片忙亂……山呀，樹呀正抖顫顫地努力爬上來。我忍住笑轉過頭來，一眼瞥見那太陽惡作劇的模樣

九五年二月十一日Bakersfield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 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2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編輯中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1.50，國外\$2.00。寄：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布邁格 Michael Bullock (1918-) 生於英國倫敦，一九六八年到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作研究，之後在創作系任教，一九八三年以榮譽教授銜退休。他是當代傑出的詩人作家之一，著有二十六本詩集、小說、劇本及翻譯自法文、德文及意大利文的文學名著。他自己的詩及小說也被翻譯成許多歐洲及東方的語言，包括中文、日文及韓文等。

選自《神秘花園》

1 黃昏時分的神秘花園

充滿了前塵往事的
芳香
以及一個人記得的
衆多名字

枝頭的鳥兒
在睡眠中呻吟
夢見那些
牠們未曾身歷的飛行

走在這些幽徑上
我陷入
看不見的
記憶的蛛網

透過迷離的灰絲
觀看世界
我渴望一隻來自遠方的手
扯去這面紗

但黃昏轉入黑暗
黑夜的洪流
將一切淹沒

只有星花閃爍
在遙遠的空中花園
睿智地點著頭

月亮
將銀光瀉入池塘
那裡橙色的鯉魚
用血的顫動
震盪著水

3 在夏天的花園裡
嗡嗡的蜂鳴
淹沒了一架過境飛機的隆隆聲

在某個神秘的角落
蜂蜜
滲出了琥珀色的甜汁

當花園張開手臂
迎接太陽的長矛

4 花園在等待
用半閉的眼睛注視
一些未可預知的事情

一朵鮮花
在一個空壇上綻開

一股泉水
從一個牆角噴出

高大的栗樹俯下身去
用樹枝掃地

坐在百合花下
我也半閉著眼等待
注視著花園

5 園中的池塘
吸引我
一面鏡子
充滿招呼的手

池面下
池藻
把綠色的繩子
絞成
一個要命的結

6 砂礫噁哩咕嚕
在我腳底下
是被埋者在泥土深處
所發出的聲音

他們喁喁低語著

失落的遙遠的過去
喚起了
前世的幻影

在閉起的睫毛後面
我見到了一幕幕恐怖的場面
人與獸間的
強掠與爭鬥

勉強地
我走進這世界
有如走進一面鏡子
在我身後

無路可遁

- 10 棲息枝上
最後的一朵玫瑰
一隻鳥兒
擺出了飛向秋天的

姿勢

- 11 一個秋日午後的寂靜裡
花園一動不動地躺著出神

一片花瓣自最後的一朵玫瑰跌落地面
躺著像一封被遺棄的情書

在一間空屋的閣樓上
死神無聲的腳在小徑上行走

在他四週散佈陰森的凶兆
宣稱花園是他私有的王國

只有晚櫻紫色的絢爛
鼓吹反抗死亡的統轄

一朵天竺葵紅光煥發
鮮艷得有如瀝血

Alma Minha Gentil, Que Te Partiste

Luis de Camões

Alma minha gentil, que te partiste
Tão cedo desta vida, descontente,
Repousa lá no Céu eternamente
E viva eu cá na terra sempre triste.

Se lá no assento etéreo, onde subiste,
Memória desta vida se consente,
Não te esqueças daquele amor ardente
Que já nos olhos meus tão puro viste.

E se vires que pode merecer-te
Alguma cousa a dor que me ficou
Da mágoa sem remédio de perder-te,

Roga a Deus, que teus anos encurtou,
Que tão cedo de cá me leve a ver-te
Quão cedo de meus olhos te levou.

我幽幽的靈魂，你已離開

賈梅士作·陳達昇譯

我幽幽的靈魂，你已離開
凡塵的生命，離開了不安，
且棲息於那永恆的天堂
歡慶我在這世上常悲哀。

倘若在那，你登臨的天邊，
倘願意把此生憶記起來，
可不要忘了那如火的愛
確曾經過我雙眼的明鑑。

倘或你又認為可以擔起
哀愁進駐落入我的心田
是你沒法子解救的悲戚，

祈求上主吧，祂減你年限，
求祂及早帶領我去見你
一如帶你離開了我視線。

譯按：路易士·狄·賈梅士(1524-1580)為葡萄牙大詩人。賈梅士生逢葡國海上霸權時代，投身越洋長征，曾到澳門。代表作品有史詩《葡國魂》(“Os Lusíadas”)。

開拓華夏文學研究的新領地

——《海外華文文學史初編》評介

◎羅關德

近年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國際性的各種文化交流愈來愈趨於密切。海外華文文學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開始受到國人的關注。一向致力於出版港台和海外社會科學研究專著的鷺江出版社，於1993年12月推出的《海外華文文學史初編》，無疑是迎合了時代需要，且為廣大文藝愛好者和文學研究專家所亟需的一部文學史專著。正如該書主編陳賢茂先生在後記中所說：“海外華文文學如果從1919年算起，到現在已有70多年的歷史了。過去由於種種客觀原因，海外華文文學作品很少介紹到中國來。在中國大陸介紹和研究海外華文文學，是最近七八年的事”。值此海外華文文學方興之際，《海外華文文學史初編》的出版，無疑對中國大陸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起

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它也是廣大文學愛好者了解海外華文文學的歷史形成和總體格局的一部入門性讀物。

該書是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的課題之一，且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會的資助。著者集幾年精力，致力於浩大繁複的資料整理工作。與此同時，還得到了諸多海外文友的資料饋贈，使該書史料翔實豐富，內容涵蓋了亞、美、歐、澳四大洲，幾乎華文文學較為繁榮的國家都已涉及。全書既有史的輪廓的勾勒，又有具體作家作品的述評，體現了撰寫者博大的藝術視野和精微的藝術分析功力。堪稱令人了解海外華文文學現狀的理想讀本。如果從文學史的觀點上看，其突出的價值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海外華文文學史初編》的出版，具有開拓一門新學科的历史意義。數十年來，海外華文文壇名家輩出，佳作紛陳，不僅形成了一支數量可觀的海外華文作家隊伍，而且產生了许多優秀的作品。這些佳作成爲人類寶貴的文化財富。但是，由於海外華文文學作品多數刊載於當地的報章副刊，較少結集出版，加之不同國度的華文文學，長期以來處於一種各自爲陣的封閉狀態，難以形成總體的創作態勢。這勢必制約了海外華文文學的進一步繁榮和發展，也使對海外華文作家的評價，帶有客觀的歷史局限性和區域局限性。特別是如同主編陳賢茂先生所說：“無數海外作家的心血結晶，長期以來，就像‘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的梅花一樣，只是默默地散發著清香，卻很少受到世人的賞識，尤其是得不到華文的祖家——中國的重視。”這不能不說是令人感到遺憾的事情。可喜的是，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世界性文化交流的大勢，世界性的華文文學交流有了實現的可能。許多有識之士積極地爲建立世界性華文

文學的聯繫而奔走呼籲，並從事這方面的開拓性工作。本書著者就爲此做出了很大努力。

作爲一門新學科，作者在第一章描述了中國人移居海外，進而在海外開辟華人區，從初始的華文教育到興辦華文報刊的歷史。他們以翔實的史料描繪了海外華文文學的發生、發展過程，進而界定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範圍和對象，以及與中國本土文學在歷史和血緣上的同文同源，使初創時期的海外華文文學只能是“喝著中國文學的奶水長大的‘僑民文學’”。正如海外華文報紙對海外華人形象的比喻，說他們是中國“嫁出去的女兒”，海外華文文學與中國本土文學也是一種“母女關係”。然而，嫁出去的女兒，一旦在婆家扎根，就有了一種獨特的地位。隨著不同的社會背景和生活環境，不同的風俗習慣和歷史文化的熏陶，海外華文文學也必然顯露出其不同於中國本土文學的獨特風貌。這種尋求獨立的呼聲，早在20年代末的新馬文學中已給提出，現已成爲海外華文文學創作的一種自覺追求。它是海外華文文學走向獨立的呼號，也標誌著一個新的學科——海外華文文學的真正誕生。而《海外華文文學史初編》所作的努力是，對這一國際性的文學現象的及時跟蹤和快速報導，並以文學史的意識給予評述和定位，從而爲開創一門新的文學史研究學科奠定了基礎。

其次，《海外華文文學史初編》具有獨創的史家體例和深厚的歷史意識。海外華文文學獨具的歷史現象，即在地域上分布的廣泛性和發展的極不平衡性，使它有別於以往單一國度的文學。區域性造成的文學演變的差異性，也不允許用某種主潮文學概括之。海外華文文學在總體上顯示出的跨國性和無主流的多向支流發展的一種態勢，使這一獨特的文學史構架也不能照搬以往的文學史體例。編著者本著史家的

藝術眼光，在體例上大膽求新。全書不求體例的前後一致，在章的安排上，除第一章為海外華文文學總論外，其他各章基本上是以不同國度來劃分。由於海外華文文學在各國發展的極不平衡性，因此，編著者亦“不為常例所拘”，而是“因事命篇”，使之“適如其事”。如對海外華文文學創作最為繁榮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史論，既考慮到歷史上新馬共處在英國殖民主義統治的同一政治實體之內，因此將兩國文學合二為一論述；又考慮到新馬1965年後的各自獨立，以及華文文學的濃厚南洋色彩和在海外華文文學中的重要地位，故分兩章，幾用了佔全書一半的篇幅來進行介紹。而對華文文學相對薄弱的瑞士、法國、荷蘭、西班牙，則以歐洲華文文學概之。日本華文文學雖列一章，卻因事就簡，僅介紹一位作家。這種章節的安排，體現了編著者對體例的嚴肅審視和主動取舍，描述或詳或略，使之盡可能“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也”。

在節的安排上，該書大抵在每章的首節用傳統的史家記事本末體的方法，就各國的文學進程予以整體的描述。其他各節，一般則是以紀傳體的方式對作家作品進行介紹。這種方式雖有“作家作品評論集”之嫌，然而，編著者巧妙地用開篇地位和對作家文藝觀及師承的交代，既發揚了紀傳體方式的優勢，即系統地對某一作家作品進行較為全面的介紹；又補償了體例設置帶來的文學史鏈條的鬆動。例如對新加坡作家姚紫的專節述評，作者開篇寫道：“新加坡的文學評論家都認為新加坡華文小說的成就，遠比不上詩歌和散文的成就，這似乎已成了一種定論。然而，如果仔細考察的話，新加坡華文小說儘管也有過蹣跚學步的時期，但也有過輝煌燦爛的時期，也產生過傑出的小說家。崛起於40年代末，而活躍於50年代文壇的姚紫，可以說是新加坡華

華文文學史上最傑出的小說家”。短短百餘字，勾勒了新加坡華文小說相較於詩歌、散文起步較晚，但卻並不沉寂的現實，也表現了作者通達的史觀和宏闊的歷史意識。這種簡筆寫“春秋”的史家筆法，在全書中比比皆是。正是由於作者時常能“以史的眼光”來審視某一作家和作品，故而使全書獲得了較為深厚的歷史意識。

再者，《海外華文文學史初編》表現了編著者廣泛繫繫的史家視野。海外華文文學受中國母體文學的孕育和熏陶，又是在異國的土地上發育成長的客觀現實，使它具有國際性文化交融的複雜背景和各呈異姿的個性色彩，為研究者的分析和評價帶來了一定的難度。而作者恰如其份地採用了廣泛聯繫的藝術觀點，把這一獨特的文學現象，根植於國際性文化交流的廣闊背景下，既注意到海外華文文學對中國本土現代文學的師承關係，又能把文學本體置於其生發的具體國度和年代，使這一獨特的文學現象和獨特的文化氛圍聯繫了起來，也和特殊的客觀歷史現實結合了起來，從而達到了對海外華文文學的整體把握。如對“馬華文藝獨特性”的歷史性論爭的描述；對美國華文文學中“流浪異鄉的漂泊感”意識，到初具規模的“海外性與本土性”交織特色的闡釋；甚至在更為廣闊的背景，對美華文學與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參照比較，都體現了著者對國際性文化交融的充份重視，和以高屋建瓴的藝術視角對特殊文學作出評價的氣魄。

從微觀的角度看，這種廣泛聯繫的分析比較觀也是貫穿於全書始末的。如作者在第一章所作的說明：“新馬的一些雜文，特別是論戰性文字的那種冷峭、尖刻的詞鋒，可以明顯領略到魯迅雜文的風格。姚紫小說中的一些女性形象，讀者也可以感受到茅盾筆下女性的熟悉面影。泰華作家陳仸的長篇小說《三

聘姑娘》，無論是小說的布局、人物或是主題思想，都與巴金的《家》極為相似，這一點連作者也不諱言。至於艾青對東南亞寫實派詩人的影響，更是歷久不衰。”其他如馬華作家魏萌的《馬先生》和《聞人》對張天翼的《華威先生》在人物刻劃和諷刺手法上的借鑒；馬華詩人孟沙的《道松》對艾青的《盆景》在構思技巧上的參照和開拓等等不勝枚舉。

這種微觀的聯繫也不僅僅只局限在海外華文文學對中國本土的現代文學的師承上，而且反映在對作家的歸類和作品的評析等各方面。如對泰華散文“文壇雙英”司馬攻與夢莉的比較研究；泰國詩人嶺南人的詩《回到故鄉的月亮胖了》與李白的《靜夜思》、余光中的《滿月下》、舒蘭的《鄉色酒》、原甸的《月的甜和鹹》這些同題材描寫月亮的詩的比較分析；以及對新馬文學史家方修和詩人原甸關於新華詩人周黎的評價的再評價等等。我們只要抽出一節，就能看出，這種廣泛聯繫的比較方式在全書中的重要地位。從文學史的角度上看，廣泛聯繫的表達方式，顯示出對特定的海外華文文學的通達詮釋，它是編者對文學史理論模式的一種創新。

當然，由於目前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薄弱，以及資料收集的困難，勢必造成本書帶有初創性的不足。如史的勾勒較為簡單和散漫，給人以線索模糊之感；對各國各時期的小說、詩歌、散文等在有些方面缺乏合理的歸類敘述；而對作家作品的介紹又有事無巨細的材料堆砌的傾向。然而，對於處在草創時期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能有現在這樣的成果，已是十分令人欣喜的了。

1994年8月15於鶯島

讀

◎紀 弦

非馬的《鳥籠》

詩人非馬作品《鳥籠》一首，使我讀了欽佩之至，讚嘆不已。像這樣一種可一而不可再的“神來之筆”，我越看越喜歡，不只是萬分的羨慕，而且還帶點兒妒忌，簡直恨不得據為己有那才好哩。

《鳥籠》之全貌如下：

打開
鳥籠的
門
讓鳥飛

走

把自由
還給
鳥
籠

我認為，此詩之排列法，其本身就是“詩的”而非“散文的”。如果把它排列成：

打開鳥籠的門，
讓鳥飛走，
把自由還給
鳥；籠。

也不是不可以。但如此一來，就“詩味”全失了。一定要把“鳥”和“籠”二字分開來，各佔一行，這

才是“詩”。這才是新詩！這才是現代詩！

說到詩的主題，非馬不但把“自由”還給“鳥”和“籠”，而且還有個第三者——我——在這裡哩。讓飛走的鳥自由，讓空了的籠自由，也讓讀者自由——所謂“留幾分給讀者去想想”，言有盡，意無窮，這多高明！多麼了不起的藝術的手段啊！

朋友們：請用你們的想像去創作一幅畫吧——站在舊金山最高一座山的山頂上，紀弦舉杯，遙向遠在芝加哥的非馬道賀與祝福的那種神情。好了，到此為止，我也該停筆了，因為我的話也不可以說完呀。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於美西堂半島居

人生流變的美感

—— 賞析簡政珍《沸水的心事》

◎銀 髮

《沸水的心事》一詩發表於台灣《創世紀》詩雜誌99期（1994年夏季號），作者為簡政珍，該詩雜誌的主編。現抄錄於後：

水在爐火上
想起一段遨遊的歲月
從山林中走來
彎曲搖擺的姿容
曾經讓一群候鳥
在倒映中
忘了歸程
天空看在眼裡也動容
在火上翻滾的沸水
在蒸氣中展望雲天
在風中，一片彩雲
在天邊等待
誕生

相信讀者很容易看出，這是一首詠物詩，但用的並非像一般以第一

人稱手法寫成的物即我，我即物的物我合一，而是用較為客觀的，以心觀物的第三人稱手法。對於一些涵蓋面廣的題裁，這種表現手法使讀者較為容易接受。假如把詩中第一行的“水”及第九行的“沸水”改為“我”，那麼讀詩的效果將會不一樣，前者含普遍性，後者含特殊性，乃詩人一己的個人經驗。這尚且並未提及“水”與“沸水”是兩個不同的意象足可呈現兩種不同的意境。

這首詩是寫水的液體與氣體的兩種狀態，水在經過爐火煮沸而即將成為水蒸氣，成為“一片彩雲”的轉化過程中所透露出來的心事。想到過去“一段遨遊的歲月”，想到即將成為“一片彩雲”，兩者皆為美好的。因此作者在處理“沸水”這自毀（或被毀）的沸點時刻，並無可懼。我們見不到這首詩中任何

一個具毀滅性的意象，也見不到任何不滿與埋怨或悲哀的心情。相反，卻見到激昂的、劇烈的、悲壯的，面向更美好的境界作出的蛻變與超越的意象——“在火上翻滾”，這個意象或許就是所謂之“詩眼”了，沒有“在火上翻滾”的爐火上的“水”依舊只是“水”而已，不能成為“一片彩雲”。

有些人認為現代詩並沒有什麼緊密的結構，胡亂寫來便是，這種觀點似乎應該調整一下。《沸水的心事》一詩的結構是非常嚴密的。十三行詩順勢而下，看似沒有分節，但從內容看來，我們當可見到它是由兩節結合而成的。第一節是前面的八行，寫沸水的過去。第二節是後面的五行，寫沸水的現在及其所預見的將來，可謂脈絡分明。

第一節既是寫過去，因此作者使用了回敘手法。但這麼長遠複雜的

過去究竟應該從何回敘而起？作者以“水在爐火上”為起句。我們或應注意詩題為“沸水的心事”，因此這首詩的主體當為“沸水”，而“在爐火上”之水該視為“沸水”最近的過去。作者選擇這個最近的過去作為回敘之“點”乃是因為“水在爐火上”這個時刻已經成為即將進入另一存在狀態的轉捩點，未翻滾時的最清醒時刻。第二句“想起一段遨遊的歲月”承上句說明回敘的範圍。跟下去的六行轉寫唯一值得回敘的過去。而這過去又是多麼的美好：

從山林中走來
彎曲搖擺的姿容
曾經讓一群候鳥
在倒映中
忘了歸程
· 天空看在眼裡也動容

該詩在時間的發展中而言，第二節（即第九行）才是“現在時態”遙遙扣題。主題“沸水”出現了。而且以極其激昂的氣勢出現，跟下去連續用了“現在進行時態”的四個在字句：在火上……在蒸氣中……在風中……在天邊……然後突然用短促的二音節奏“誕生”作結，充滿了肯定、果敢、自信與樂觀的無窮意味。

《沸水的心事》寫的完全是水的經歷，我們讀了，是否會感覺到同時是寫人生的經歷呢？“在火上翻滾”的人生裡，不但想到美好的過去，還展望美好的將來，這豈不是人生流變的美感麼？或許這才是詩人詠物寄意的詩心所在吧！

越南一九九四年九月三日

§ 在海外寫華文詩 §

◎非馬

多年前一位來自大陸的詩友鼓勵我向大陸發展。他說那裡的詩讀者人數之多，熱情之高，是世界上別的地方所難以比較的。我聽了不禁怦然心動。寫詩，不正是為了廣大的群眾嗎？

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詩讀者的圈子越來越小，幾乎到了寫詩的比讀詩的人還多的地步。前些日子我讀到一本分析西方詩發展趨勢的書，作者乾脆說詩本來就是為同時代有數的幾個詩人寫的。雖然近幾年情形略有好轉，詩歌朗誦的風氣日盛，校園裡、公共圖書館及書店甚至咖啡廳酒吧間，都經常舉行，聽眾也日漸增多。但我一直相信，現代詩是寫給眼睛看的，不是給耳朵聽的。餘音繞樑也許能激起一點熱鬧的情緒，但要真正進入詩的境界，必須有一個能讓讀者獨自低徊反復思考的冷靜空間。印有黑字的白紙，便是這樣的一個空間。鬧哄哄的咖啡廳不是，五光十色的舞台不是，轉瞬即逝的電視屏幕也不是。

在海外用華文寫作，最大的困擾當然是作品的發表問題。近兩三年來芝加哥一個華文社區報長期為我提供園地，讓我發表詩作及有關評論。不久前台北一位詩友從我寄去的剪報上看到了該報與他相左的政治立場，來信指責我不該降低身份，在這樣的報紙上發表作品。我讀了只有苦笑。不僅因為美國的華文刊物為數不多，登詩的更少，幾乎沒有什麼選擇的餘地。更深層的考慮是，一個作家是否非要在物以類聚的刊物上發表作品不可？依我看來，在一個立場相近的刊物上發表作品，也許能得到較多的掌聲與認同，但影響不會比在一個觀點想法

相異的刊物上來得大。而我們寫作的目的，豈不就在影響讀者？一個作家只要不為了討好編者讀者而寫出一些犧牲立場、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東西，那麼不管他的讀者是敵是友，是賢是愚，是雅士詩人或販夫走卒，都沒有理由要感到歉疚。

由於海外華文詩讀者有限，許多華文詩人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台灣香港及大陸的刊物。根據我個人的經驗，在台灣及香港發表作品要比大陸便捷得多。台灣有一些主編朋友甚至會在收到稿件後不久便來信告知取捨，不像寄往大陸的稿件往往如石沈大海，根本不知他們用不用或何時用，刊出了也常常連剪報都不寄一份，讀者的反應更一無所知。雖然常有詩友們說我的詩在大陸上有相當的影響，我仍常有不知該把作品往何處投、如何把辛辛苦苦寫出來的詩獻給大陸廣大讀者的困惑。

想辦法讓讀者量龐大的報紙副刊及文藝刊物有效地為詩人們開放園地，在各地的詩人與編者讀者間架起一座座暢通無阻的詩的橋樑，我相信是繁榮華文詩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工作。

1994/11/19寫於芝加哥

向晚愈明

——評向明和他的詩集《隨身的糾纏》(1)

◎沈 奇

在一個文化潰敗、物欲橫流、由廣告和電器主宰且分割著人們生活的時代裡，所謂“詩”，該是一種怎樣的的存在呢？

向明的回答是：“隨身的糾纏”——並以此作為他最新出版的一部詩集的集名。

“就像佛家所說人們擺脫不了的貪、嗔、癡、妄諸念，詩其實也是一種隨身的糾纏，所好的是它不會為人帶來任何雜念，卻能傳達出一定的精神正義，不管那是一道虛幻的光環，還是一陣瞬間即滅的七彩煙霧，對詩人言，那是一種快感，一種過癮。”

話說得很平實，卻又如此深切。我不知道，置身於今日文化困境中的詩人們，對其所操持的這份“活兒”，還能作怎樣高邁的解釋呢？一句“隨身”，道盡了詩人的宿命，一語“糾纏”，作為本真生命之不得不言說的甘苦快樂則盡在其中了。“對於一個醉心於詩文學的人而言，寫詩，不斷地把作品拿出來，命定是他一條永遠走不完的路。邊寫邊求新境，讓詩的不斷新生取代肉體的日漸衰老，更是他一生唯一的志業。”

由此兩段摘自《隨身的糾纏》之“後記”中的詩人自白，使我們觸摸到了一顆純正、赤誠的詩人之魂。詩貴有魂，無魂之詩只是一種文字遊戲。而有魂無魂，同樣是一種“隨身的糾纏”，亦即是與生俱來而非修為之得的，這正是真詩人與偽詩人，一世詩人與一時詩人的本質區分所在。那份深愛、那份虔誠、那份殉道般的熱情是天生的，與生命共呼吸、與血液共湧動的。正是有了這份呼吸，作為詩人的個體

生命之樹才得以長青；也正是有了這份湧動，作為人類的整體存在才有了神性之光而不致寂天於物化的世界。誠然，由於詩人之魂在與語言之軀相遭遇之中所持立場和切點的不同，其體現在作品中的藝術品質便也迥異不同，但作為作品的精神質地，卻是與這份呼吸的深淺和湧動的節律息息相關的。詩人對語言的感悟能力確難以完全超越天賦的局限，但只要持有這份深沉的呼吸和恆久的湧動，常可使一位並非天才的詩人最終成為一位優秀的、卓立不凡的大家。在台灣現代詩壇中，向明正是這樣的一位代表詩人。

二

向明，本名董平，一九二八年生，原籍湖南長沙。從五十年代初開始新詩創作，至今已達半個世紀的詩歌寫作和文學活動的歷程，是台灣藍星社社重要成員之一，也是台灣現代詩運不可忽略的代表人物。在群星燦爛、並肩崛起的一代優秀詩人中，向明的詩歌作品量不算豐厚，但其嚴謹的創作態度、誠摯的愛詩之心以及對相契合於自身生命體驗之語言風格的不懈追求，最終形成了他獨具的詩歌品質，且越到後來，越顯得爐火純青。正如余光中先生所言：“詩人多半老而才盡，向明卻是後勁愈盛，大器晚成。他手裡的那枝筆，揮的是反時針的方向，不是向冥，是向明。……他的招牌似乎不怎麼耀眼，但店裡的貨色卻是經挑的。”(2)

作為台灣現代詩的大陸研究者，向明吸引筆者之處正在於此。當然，在台灣的名詩人中，揮反時針方向不斷超越而愈老愈盛的詩人尚有

不少，如洛夫、如余光中、如張默等，但向明之向晚更明所給我們之啓悟，確有他不同於他人之處。

大凡詩人的寫作狀態似可概分為三種：青春寫作、才氣寫作、生命寫作。歷來詩壇，吃“青春飯”的佔了多數，比起那些終其一生與繆斯無緣者，這種以青春激情親近詩神乃至忘我投入的生命存在，已屬超凡入聖，且常有天才之作出於其中，並時時以此青春激流有力地推動詩運的發展，但作為一個個體的詩性生命發展，僅憑青春激情的支撐顯然是短暫而匆促的，大多如流星一閃便寂然而逝，留下的是如曇花般的瞬間輝煌。才氣寫作，更是可持而不可依托之勢，詩人不能沒有才氣，但僅靠才氣絕成不了大詩人，所謂可稱一時之盛而難成一世之盛。古人講文以氣為主，那氣是指生命之氣而非才具之氣。“真正的詩人是整個生命與詩的徹底融合和完全投入，是聖徒般的虔誠與獻身。在這個世界的黑夜裡，他代表人類向上帝發問，又代表上帝同人類對話。”(3)

而氣有真、虛，沉、浮，純、雜之分，所謂生命寫作，不僅是指一種持之以恆不棄不離的全身心投入，還包含有在這種不斷地投入之中，能自覺地不斷消解這氣中的虛浮紊雜的成份，使之生命體驗和藝術體驗得以逼近純真沉凝的狀態，且要將此狀態持之一生而至化境。故近年大陸詩界在經歷多年喧囂激蕩之後，於反思中又將此生命寫作改之為終生寫作，那意思是要指出一般人所喊叫所理解的生命寫作仍含有青春沖動和造勢的成份，只講那一股子氣而不講氣之煉化。

由此一視角去看向明，便了然而知，這是一位得生命寫作之真味而

所能大器晚成的詩人。在長達四十五年的文學活動中，向明寫詩、編詩、評詩，無巨細皆付深愛，皆著全力，所謂“客子光陰詩卷裡”(4)，故素有詩壇儒者之稱。詩已化爲他的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無時無處不在的“隨身的糾纏”，而不全然是直奔詩人之名份與尊榮的功利之業。落於寫作，則無事不可入詩，或門前樹、窗前花、妻的手，或夜讀、晚眠、下午茶，大至巴黎印象，小至一條魚被吃，乃至咳嗽、結石、痰、瘤等等，這種能在尋常生活中抓住詩性要意的人，必定是進入自由的人，是掙脫了功利羈絆、走向澄明之境的人。所謂向晚愈明，明的正是這一份澄澈的心境，從而得以保證一種單純的寫作狀態，保證一首詩的“安全”亦即不失純真。

由此我們方可體味到向明詩作的妙處。詩由語言生成，詩人之魂終要經由與語言的遭遇而附體成形。而每位詩人在此遭遇中，對語言的選擇和重構，皆取決於他不同於別人的心境。有怎樣的心境，便有怎樣的詩境，單就藝術性而言，詩人與詩人之間，最終的差異亦即其藝術特質，皆由其作品之語境差異所定，且由此定風格、定品位。向明詩的特質，正源自那份自始純正而向晚愈明的心境，於視點則以小見大、落於日常；於語言則簡約平實，不事鋪張。向明寫詩，多以小構而少見巨製，其選材也小事大題，此非關能力而仍在心境。實則小構之難並不亞於巨製，能於短詩小令中見大旨趣者，更需功力。向明的小詩，能見大的容量，社會的、人生的、自然的，皆於日常小題中作耀眼的閃光。話說得不重不響亦不多，內在的份量卻很足，常如一枚久炙橄欖，要很長時間，才品得盡那綿長的心意。向明的詩歌語言，初看之下，有一種過於平白化的枯干的感覺，而細研之中，會漸解那一份言近旨遠、意顯旨深的沉味。平面不是單薄淺顯，而是在一個驚

然而至的瞬間找到足以承載詩思的簡明形式，而不以外加的層迷意義爲基礎，使語言與意義處於一種自然而直接的關係中，摒棄爲抒情而抒情的矯飾，爲想象而想象的虛妄。在這種古典式的精約中，得以對常常企圖超越或貫穿這種語義關係的那些邊緣、贅疣和裂隙進行有效的抑制，使之語境透明，去盡鉛華見質地，看似平實，骨子裡卻深含冷峻的選擇。

這樣的一種藝術特質，在向明以往的佳作名篇中，已多有表現。如爲兩岸選家和評者多次選中的《巍峨》、《瘤》、《煙囪》、《靶場那邊》、《樹的語言》等。到了新結集出版的《隨身的糾纏》一集中，則愈顯老到，有新的發揮。如此漫長的詩之跋涉，已屆耆年而不乏腳力，更上高處，其心態之年青、筆鋒之勁健，確令人感佩！

三

《隨身的糾纏》係向明的第六部詩集，收入五十八首作品。按作者自道，是詩人這五年（一九八八—一九九四）多來寫詩“交出的總成績”。作爲大陸詩論者，此前向明的詩作也多有讀到，且有《青春的臉》（九歌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一集餽贈，但均未及細研。及至讀到這部《隨身的糾纏》，再結合詩人以往佳作作一潛心研讀，頗有不評不足以爲快的感覺。

這部詩集首先打動筆者的，是九首以兒童遊戲項目爲題的小詩：《滾鐵環》、《踢毽子》、《跳繩》、《打彈珠》、《抽陀螺》、《翹翹板》、《盪秋千》、《捉迷藏》及《跳房子》。就筆者所見，兩岸現代漢詩中，如此集中處理這種小不見眼之題材者，尚不多見，不僅是童心使然——向明確有一顆至老不泯愈老愈見真純的童心，更有一枝慣於別人不經意處見旨趣的詩筆，硬是在這些看似兒童題材的視點上，寫出了不凡的詩意。

實則要處理這類細小的題材，對即或是大詩人，也是一種考驗，不是不屑，實乃難爲。於尺幅空間見天地之大，在司空見慣的簡單普泛之事實中抽出於兒童於成人皆可品味而得啓悟的人生意味，確需一點獨到的功力，稍弄不好，便易流於一般化的所謂哲理詩之淺近浮泛而成平庸之作。

九首詩中，《跳房子》是一例外，排除了兼爲少兒讀者所寫的因素，純以這一兒時的遊戲形式比作詩人在稿紙的方格上“跳來跳去”的“獨腳（角）戲”，以此透顯在這早已無人再玩這種詩的“遊戲”的今天，一群從清晨（青年）跳到黃昏（老年）的詩痴們，知其跳到頭也只是落入“好空白的 / 一方陷阱”而不得不爲之的個中沉味。詩僅短短十行，有此蘊含，全賴構思奇巧，別生韻緻。

其餘八首均含有兼及對少兒讀者詩性啓悟成份。在一個日趨商業化和即時消費的所謂現代文明之語境中，這種對正在消失和即將消失的傳統文化記憶的發掘和再造，無疑是很有意義的。筆者甚至認爲，這些詩，完全可以作爲當代青少年詩教之範本，是現代漢詩中特殊品類的佳作。其中尤以《跳繩》、《抽陀螺》和《捉迷藏》三首頗爲到位。

《捉迷藏》從一個最普泛的兒童遊戲中，抽出現代人生存困境的底蘊：面對日益信息化、公衆化了的現代社會，個體生命的獨立性和神秘感被無情地消解而處處尷尬。即使“絕不再伸頭探問天色 / 縮手拒向花月賒欠”，乃至“像是鳥被卸下翅膀 / 有如麥子俯首秋天”，也終因這世界已變得太小而“一轉身就被你看見了 / 你將我俘虜 / 用盡所有傳媒的眼線”——詞“傳媒”，點化得全詩頓具深意。而開首一節中“連影子也不許露出尾巴 / 連呼吸也要小心被剪”兩句，更在極生動的描寫中，浸漫出現代人生存局限的深切苦味。

《抽陀螺》一詩寫“被縛的生命”難由自主的窘境。人生如陀螺，與時間的鞭影、社會的隱形之手形成一種悖論關係。完全跳脫這種關係，“自一雙手中脫險”，那“突來的自由”反會讓你“跌個踉蹌/跌成一枚失速的星子”。而要“立定腳跟/趁勢旋轉”，且“就這樣永不停歇/旋去一生/讓抽身的鞭子/痛成/恆動的能源”，似乎也是一種不甘的悲劇。認可“被縛”的宿命而又要逃離這種宿命，如何在時間與空間之中找到自己人生的支點，完成一番“堂堂獨立表演”而不至在昏然的旋轉中失去本我，實在是無論初涉世者還是已經滄桑者皆應咀嚼再三的一個意象化了的命題。

《跳繩》觸及的也是一種“被縛”，但非外來之縛，而是有幸跳脫了這外來之縛的強者生命。為證驗生命的意義價值而“自設的障障”，也就是詩人引以為這部詩集之名的那個可謂經典性意象：隨身的糾纏。這樣的“糾纏”，恰如“絆腳的繩索”，“一步剛跳過去”“一眨眼/又橫掃到腳前”，便“再躍而起”，“保持一種清醒的立姿/天地都不能圍限”。而對於真正的強者生命而言，這種被詩人笑言為“童年的戲耍”的詩性人生的追索，是要“一直累到/泛白的髮邊”的。生之樂趣全在於那“再躍而起”的一瞬，在與那與生俱來不即不離的“隨身的糾纏”之糾纏中，生命找到了它存在的意義。九首之中，此詩發掘最深，氣蘊尤為濃郁，唯覺下段開首七句，似顯太實了一些，乃至可以刪去，則可能更為精警開闊些。

四

整部《隨身的糾纏》，實則是詩人向明多種詩力的一次集約性表現。既持有一貫的於簡約中見奇崛的語感風格，又在處理不同素材之中營造出不同的語境。如《山中回來》一詩的清麗澄明；《將軍令》一詩的反諷意味；《冬景》中以自嘲

而顯曠達，那一份心境如冰雪透明；《喂魚》於冷僻處示玄機，小小一首政治諷刺詩，卻寫得超然冷凝，那一種不屑勝過十聲怒罵；《八種情緒》純以客觀陳述，不著渲染和指涉，內在卻充滿了緊張感；《七孔新笛》與《碎葉聲聲》兩首長詩，則顯示了詩人以小令制套曲的另一番功力，其中諸多新奇意象，特地鮮明。而全集中最為吸引筆者的，則是開篇第一首的《鷹擊》與為許多諸家稱道的《隔海捎來一隻風箏》二詩。

向明的詩，大多如乾枝梅，枝乾瘦硬簡明，意象疏淡清雅，經年歷久而自成一家。《鷹擊》與《隔海捎來一隻風箏》二詩，卻另出一種氣象，顯示了這位湖南籍的老詩人另一面火辣的情懷和沉雄的氣勢。此類佳作，還有《午夜聽蛙》、《一方鐵砧》等詩，但總的比例不是很多。筆者甚至認為，這在向明，實在是一種遺憾，乃至影響了詩人總體的成就。

《鷹擊》一詩，可看作詩人六十初度仍蓬勃如初的一顆詩魂之自我寫照——

猶之乎，一顆
奔向群山沸騰的落日
猶之乎，趕赴一場
必將洶湧，冷卻
然後紛然解體的
流火行程

我睜目、伸爪、展翅
乘勢自虛空躍下
劈開千般面目的
海的咆哮
攫取泡沫間
忽隱忽現的
一丁點，生之存證

詩的基調，仍是那慣有的冷凝和澄明，持蒼海千斛，我只取一瓢而作“一丁點，生之存證”的達觀。但這一取不同於那些欲取不取或靜觀虛取之取，是以鷹擊之勢，自虛空躍下而“劈開千般面目的/海的咆哮”的“攫取”之取，取勢不同

，那份“生之存證”也就不同了，多一些血性，多一種遒勁，多一份生命之力的鮮活與生動。盡管無論怎樣的取，都趕赴的是同樣“必將洶湧、冷卻/然後紛然解體的/流火行程”。但當生命之詩魂能如落日般輝耀，且曾有鷹擊般騰躍之姿留照存證時，這解體的行程便解於非解之解了。

《隔海捎來一隻風箏》已為包括余光中先生在內的許多詩家贊賞不已，也確是向明老來詩作中一闕大呂之作。論立意、論氣勢、論意象之沉雄、風骨之高邁，都是難得的一次超越，幾乎將詩人一生的心志盡括於其中。詩僅三十行，卻行行生風、步步有勢，意象突兀紛呈而相生相應，氣蘊一貫到底而又分延很深，於促迫中見舒緩，在平實中顯崢嶸，初讀心為之動，再讀血為之湧，三讀之下，有浩然之清氣激盪於胸中。一隻小小的風箏，在年逾六十的詩人筆下，生出如此不凡的大氣象，真是向晚愈明，不激動則已，“稍一激動還是撲撲有聲”呵！

五

正是《隔海捎來一隻風箏》一詩，最終引發了筆者對詩人向明總體創作之缺憾的思考。

《隔海》一詩所以觸動我們深心的是什麼？是那樣一種為我們在其他的作品中未曾體驗到的生疏的力量。應該說，在向明大部份的作品中，這種生疏的力量是比較稀薄的。這裡不僅指其語言/審美向度，也包括精神/意義向度，而前者的缺失正源於後者的缺失。就語言向度而言，《隔海》一詩仍未全脫熟路，但其較其他作品大為拓展深入了的精神空間，卻令我們有一種陌生的撞擊感。而在大部份向明的作品中，我們得到的，大多是我們早已熟悉的傳統人文精神和古典情懷在現代的投影。

傳統與現代，在台灣詩壇紛爭多年，最終還是依了詩人各自不同的心性與氣質，作了各自的取捨而各

顯千秋。筆者認為，凡身處今日之時代的詩人，不管你是用現代之手寫詩，還是用傳統之手寫詩，那顆詩人之心和那雙詩人之眼，則必須是現代人的，由此所得的生命體驗方是與此在息息相關的。而詩之要義在於拓展精神空間，儒道精神也好，古典情懷也好，作為現代詩人，均不能對其作簡單的皈依，而應是經由現代意識之洗禮，亦即在與現代人文精神的大沖撞大交匯之中予以整合和重啓，而後拓展一片原創性的、嶄新的詩性精神空間，此即現代詩之為現代詩的本質所在，所謂生疏的力量也即在於此。而現代性不等於現代化，人人都去操作同一種話語範式，這是被人們一再誤讀了的兩個不同的概念。現代詩人們完全可以也應該是依從各人的文化品性和精神內質作各自不同的形式探求，但其內在的現代性意識，是斷不可有缺失的。持體異而求性通，應是現代詩人們殊途同歸的不二法門。

讀向明的詩，有親近之感，不隔。但這份親近似乎大多是一種我們所熟悉已久的古典情懷的親近，這種不隔也大多是我們較為習慣了的傳統話語範式的不隔。如此太不隔或總是不隔，則反生疏離，因熟悉而生的疏離，難以激蕩起陌生的情感。作為詩人，向明也入世，也出世，詩中所處理的題材也觸及到現時空下社會人生的方方面面，且對現代性也頗為敏感（試想假如沒有“傳媒”之句，《捉迷藏》一詩將怎樣？），但細察之下，作為詩中的言說主體，似乎總難跳脫中國傳統文化人的心態和視覺，總是多以用傳統之心去體味，以傳統之眼去審視，且最終大多歸於傳統情懷而難以抵達更深的精神層面。以此精神向度與語言相過，自然也就會囿於傳統的話語範式，盡管向明在此種範式中也能熟生香活意，但畢竟是生於熟中，難有全新的藝術力量從中出發。

需要提示的是，上述傳統之說，不僅指古典，也包括現代，中國新

詩，已走過近八十年的歷程，也已漸次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傳統。其中有的有待繼承和發揚，有的也造成了某種新的遮蔽而有待敞亮和重鑄。而對臨近世紀末之中國新詩的反思與再出發，我們應該拒絕的是什麼？需要再造的又是什麼？是擺在每位還在詩之旅程中跋涉的新老詩人們面前的命題。同樣，對於“稍一激動還是撲撲有聲”的詩人向明來說，那片向晚愈明的詩之天空，也該有、也必能有新的開拓而再展那“老不折翼”、“一路揚升而上”的“飛天大志”，讓“時間在後面追成許多仰望的眼睛”！(5)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日至四日
於北京大學勺園48樓

注：

(1)《隨身的糾纏》，向明著，

台灣爾雅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

(2)余光中，《簡評〈隔海捎來一隻風箏〉和〈虹口公園遇魯迅〉》，《隨身的糾纏》附錄，P177。

(3)沈奇，《終結與起點》，《生命之旅》（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P215。

(4)向明一部詩話集的集名。

(5)向明，《隔海捎來一隻風箏》一詩中句。

▲作者簡介：

沈奇，1951年元旦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陝西作家協會理事，陝西文藝品論家協會理事，現北京大學中文系訪問學者，著有詩集《看山》、《和聲》，詩與詩論集《生命之旅》及《西方詩論精華》編選多種。

◎荒島

走進 《四方城》

《四方城》是四位旅美華文詩人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的詩歌合集，寄自遙遠的太平洋彼岸，那地方叫加州，叫作海外華文詩歌的《新大陸》。

新大陸上新近崛起的《四方城》，是一座由古老的東方方塊文字壘砌而成的現代流質情感的立體建築，她於東風西雨之中，孑然獨立，自撐一方星雲。“城之四門，或虛掩或敞張，自有幽徑可通，大道逕達”，“城之四壁，面向不同。究竟他們思索些什麼？肯定些什麼？而又，執著些什麼？”（陳本銘《四方城題壁》）。

面對《四方城》，我首先強烈感

受到的，是陳本銘的狂狷與灑脫、任性與執著——

吃了蘋果便領略了性愛
過了中年 脊骨
遂發現手杖比婚姻更具信仰
至於其他
哲學和宗教等等問題者
在即將完結的晚餐裡
落下的蕭蕭陣雨
沁涼送客入睡
明天 某一地方
某一公園
整日閒散地餵鳥
以自己
一節節的肢體
風裡逐漸消散
（《其他等等問題者》）

陳本銘好以酒色入詩，酒是盛唐的韻味，“來不及說cheer / 一口酒便將 / 月亮 / 骨啣灌下肚裡”（《螢火》）而女人呢？大概是現當代諸多有血有肉的具象之上的理性抽象吧：“或許沒有顏容 / 衣飾

沒有 / 年代任何識別 / 鬆鬆一襲翅
膀 / 敞開你全然的裸徑 / 披風棄置
在簾外”（《白夜之二》）。

陳本銘曾就讀於LA Trade Tech
大學美術設計系，這便使他多了副
美術家捕捉萬事萬象的目光，他的
詩行色彩濃烈，加之駕輕就熟的通
感現代藝術手法的運用，使其作品
更具魅力。“所以綠是沉涼的”；
“愛情、戰爭加點鄉愁 / 染它為夜
的樣子”……此類佳句，俯首即拾
，就不一一類舉了。儘管作者以《
潑墨十行》置於篇首，但我覺得他
的作品更像抽象派的拼貼畫，以鮮
明濃烈的色塊對比，將其深邃的哲
思與燃燒的情感掩置於幕後，任由
讀者去開啓和聯想了。

遠方是戴著舊時草帽自阡陌間向
我走來的——

秋風一緊
那匹知情不報的蝸蝸
便又自在地蕩悠了起來
攀在飽經風霜的帽帶上
我卻竭力想看清
那蓋在草帽下的山川田舍
梨園故事打城身手
經過歲月細細地雕琢
都有甚麼足可傳世的佳作
都保留那些精彩片段
雖然異國的情調
濃得可以腐蝕視野
甚至強暴耳鼓
草帽依舊實踐初衷
按時懷念曬場上
曾經高高的草垛
曾經的色澤
和永遠的鄉情土氣
（《草帽》）

本名楊遠芳，1946年生於福建泉
州，曾就讀於北京大學歷史系，19
84年移居洛杉磯，85年即開始寫詩
的遠方，詩無疑成爲他懷鄉情結的
載體，如“雲纏綿著水 / 總是訴不
盡的相思”，於是，《流星》“終
於去了 / 去赴那個古老的約會”，

《風鈴》則“掛在生命的老樹 / 聽
游子淺酌低唱 / 化解歲月的恩怨 /
掩飾失血的葉 / 黯然的葉 / 成熟不
了的果”；《插花》“來自他鄉相
遇 / 可以爲孤傲的冬 / 扯一片暖色
 / 讓你能夠安心 / 聆聽佛理……”
遠方深諳詩道，善於意象的捕捉
與營造、意境的追究與求索，他的
詩句跨躍時空，多具古典的美質，
如那《螢火蟲》：

迷失他鄉
也顧不得問
是不是詩人寵愛的
或被輕羅小扇撲摸過的
那一隻
祇是我分明看清
那盞寫有唐記的燈籠
照亮通往夢中的
碎石小路
請慢點
我跟著你走

中國的傳統詩詞，是極其講究煉
字煉句的，“一句三年得，吟罷淚
雙流”，“推”與“敲”的類似典
故層出不窮，爲“一字師”便是極
高的贊譽了。詩寫到了近代，以自
由靈活的形式衝出了舊有的僵化了
的樊籬，更有利於表現現代人繁雜
、微妙、多變的思想情感，但我們
又同時看到，許多詩越寫越長動輒
千言，如兌了過量的水的酒或醋，
稀釋得沒有味道了。詩畢竟是詩，
不是分行排列的散文或者其他，無
論現代還是古典，她都是最精短凝
煉的藝術形式。深得詩之味的陳銘
華，他的詩是千錘百煉後的凝煉，
如其自語：“隨物賦形，以簡御繁
是我現階段的傾向”。用最少的語
言，表現大量的思緒，方能稱其
爲佳作。如他的形象化了的《時間
》：

如此淺的一條河
河上的人呀樹呀
一舉足便涉過去了

而人生的《軌跡》：

一隊螞蟻不知上班還是下班
匆匆忙忙的匆匆忙忙的
吃飯睡覺吃飯睡覺
偶爾偷偷情談談詩
說說總統的不是……
不過就連這些也是常情了

像這類精美而不足十行的小詩，
收入集中的還有《再生緣》、《地
球》、《愛蓮新說》、《啤酒廣告
》、《洗臉記》等等。

讀作者簡介，方知銘華出生及早
期的教育均在越南，那長期戰爭著
的越南，其華文教育、華人傳統的
傳承不能不引起筆者更深的思索。

讀達文，我驚訝於他的早熟，他
的近於冷酷的理性思考，他是一個
孤獨的跋涉者，一枚堅硬的石子，
被遠遠地拋置於曠野，在四下瀰漫
的黑暗中，閃爍著自己的光芒。

我常常對空氣問候：你還好嗎
雖然都沒有回答 並且我清楚
我僅僅對空氣問候 多年了
煙消雲散
空氣裡其實誰的影子也沒有
祇是有時候一陣風
悄悄溜過我的手掌

當然我知道你一直在等待
等待我瀟散的那天
你將用大風緊緊擁抱我 熱情
奔放
一如相識之初

這首詩題作《無形之友》，“友
”喻何人何事，作者沒有明指，而
與“友”相對的“我”，則是具體
存在，看得到，也摸得到的，直至
“瀟散的那天”，仍將被“大風緊
緊擁抱”！讀這種詩，在津津有味的
咀嚼之餘，會感受到作者在寫作
時那種淋漓盡致的痛快。

§ 俄國詩人謝夫琴科軼事 §

◎魯掖

在曾經荒蕪的原野上
你偉大在於你最先崛起

你備受推崇的原始歲月
風和日麗
景仰的目光比天還高

最終你是寂寞的
在四周的摩天樓群中
燈光有時候燦爛 有時候黯淡
惟有這塊似乎肅穆的黑暗
是否你延伸向星空的探井
向天外更真的天
(《紀念碑》)

這首獻給前輩詩人紀弦的詩，實際上是作者的自畫像，是《四方城》的自畫像，也是在“荒蕪的原野上”，現代詩人群體的自畫像，置身於“這塊似乎肅穆的黑暗”，以“探井”的姿態，延伸“向天外更真的天”。

在初雪飄飛，身心淨化的時節，我收到了本銘兄寄來的印製精美的《四方城》，吟詠再三，不忍釋手，隨筆寫下的這幾頁文字，算作輕描淡寫的讀後感，偏頗之處，諸兄海涵。

1995年元旦於荒島書屋

謝夫琴科(1814-1861)烏克蘭詩人、畫家，農奴出身。十七歲時在列寧格勒一家裝飾裱糊店當學徒。聰明好學技藝精湛。二十四歲時在畫家勃留洛夫、詩人茹科夫斯基等人協助下贖得自由。進彼得堡藝術學院學繪畫並寫詩，早年詩作多反映烏克蘭勞動人民生活，所作繪畫亦多表現烏克蘭人民的生活，是十九世紀沙皇俄國頗具有聲望影響的詩人與畫家。

十九世紀中葉愛迪生發明電燈之前，一次有人把愛迪生改進的白熾燈送到沙皇的皇宮裡。因當時白熾燈的發明，已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侍衛們便把這盞白熾燈懸掛在宮廷裡。大臣和貴族爵士們都被邀來觀賞，各個歌頌不一，讚美是件了不起的奇蹟。

謝夫琴科有幸也被召進皇宮欣賞，正看著王宮大臣擁擠在讚美這盞燈。這時皇后走過來看到詩人謝夫琴科便興緻勃勃地說道：

“謝夫琴科，你看，這是不是一件奇蹟？”

謝夫琴科仔細地看了看燈，捋捋鬍子說：

“這算什麼奇蹟，假如掛在這兒的不是燈，而是沙皇，那才是奇蹟呢！”

以如此大膽不敬的語言挖苦譏諷統治者沙皇，是該殺頭的。侍衛們當即把他捆縛起來，投入監獄。沙皇本擬將他處以絞刑，不知為什麼最後還是將他放逐到西伯利亞而已。通過這一樁事，說明謝夫琴科是何其勇敢幽默。作為一個人民的詩人，就應該具有不畏犧牲、不懼暴力，在暴政與邪惡面前予以諷刺的勇氣和精神的。

另一次，有位紳士造訪謝夫琴科

，想請他為自己畫一幅頭像，談話之際，謝夫琴科即以速寫的手法把他的像構畫下來。

這位紳士問道：“請問若為我作一幅畫像，要付多少酬金？”

謝夫琴科出口就案：“付一百五十盧布吧。”

紳士吃驚的一愣：“為啥這麼貴呢？”

“真的貴嗎？”

“是不賤，夠貴的。”

謝夫琴科接著說：“那麼你一共付五百盧布好了。”

聽到此話之後，這位紳士氣嘟嘟地走了。

隨後謝夫琴科拿起他的鉛筆，在畫面頭像上加了兩隻驢耳朵，拿到畫店裡對店主說：

“把這幅畫像陳列櫥窗正中，若有人買的話，要他付五百盧布。”

有一日，這位紳士在街上走著，看見櫥窗裡擺著他的畫像，的確很像他，只是多了兩隻驢耳朵，他便問畫店的夥計：

“陳列在櫥窗裡那頭驢像，賣多少錢？”

夥計答道：“五百盧布，少分文不賣。”

這位紳士走近夥計面前，輕輕地說：“這張像我買了。”付了五百盧布，走遠了。

夥計自言自語地說道：“好貴的一頭驢子。”

10/27/94 寄自丹佛

新大陸詩刊經銷處：眾智書局 1300 E. Main St. #108, Alhambra, CA 91801

詩刊推介

創世紀：總編輯洛夫·台灣台北市莊敬路197巷10號5樓
現代詩：鴻鴻主編·台灣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76號12樓之2
笠詩刊：岩上主編·台灣南投縣草屯鎮碧山路176巷13弄4號
秋水詩刊：涂靜怡主編·台灣台北市郵政14-57號信箱
台灣詩學季刊：白靈主編·台灣台北市郵政53-840號信箱
新 陸：楊平主編·台灣台北內湖郵政第96號信箱
葡萄園：文曉村主編·台灣新店郵政11-77信箱
世界詩策：劉菲主編·台灣台北縣新店市三民路22巷2號4樓
薪 火：社長顏艾琳·台灣板橋市府中路143之一號10樓
植物園詩學季刊：林思涵主編·台灣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2段220巷53弄36號F
詩 學：林力安主編·香港九龍美孚新村吉利徑11座八樓D
當代詩壇：傅天虹主編·香港九龍中央郵政信箱71554號
華夏詩報：野曼、向明、陳紹偉主編·中國廣州市文明路211號
詩 神：郁蔥主編·中國石家莊市石崗大街河北省文聯院內 050000
青少平詩報：曾冬主編·中國湖南新化縣梅城廣場24號
新大陸詩報：緒楓主編·中國內蒙庫倫水泥廠學院 028200
龍人詩報：戈仁主編·中國廣東惠州市中山東路惠陽縣圖書館 郵編：516014
現代詩評報：丁正貴總編·中國南京小市街13-1號 郵編：210037
一行詩社：嚴力主編·FRIST LINE P.O.BOX 418, N.Y, NY 10013-0418

詩訊

●為促進海內外華人詩創作的繁榮與交流，向詩壇全面展示海外華人詩人的創作情況，《詩神》月刊擬於本年八月號編輯〈海外華人詩專號〉。這是大陸正式發行的詩刊物首次以專號的形式介紹海外華人及其創作，歡迎各地詩友作品（詩三百行以內，散文詩五章以內，詩評等文章三千五百字以內）。作品請以橫格稿紙抄寫，附個人簡介及近照一張，於本年六月十日前寄：中國石家莊市石崗大街河北省文聯院內《詩神》月刊蘇醒先生。作品刊出後贈樣刊五本，對未選用詩稿的來稿者，也將奉寄該期刊物。

●在1994年9月14日正式成立的世界華文兒童文學資料館，由林良任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林煥彰任館長。決定於1995年4月間對外開放，使之成爲一個永久性的、提供全球華文兒童文學學者、專家、出版者研究及一般愛好者閱讀的、非營利機構。歡迎各地捐款，台灣地區，請利用郵政劃撥：中國海峽兩岸兒童文學研究會16513514帳號；其他地區請寫：中國海峽兩岸兒童文學研究會，並請註明專款專用。捐書及資料請寄台灣台北市福州街2號世界華文兒童資料館。

●中國十大民間詩報之一——《青少年詩報》，爲了紀念創刊十週年，將於今年四月出版〈創刊十週年特大號〉。

●中國新詩研究所編，呂進、毛翰主編，特邀海內外40多位著名理論家、編輯家、詩人參與編纂的〈中國詩歌年鑒〉1993卷，已由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其內容精當厚重，裝幀精美豪華，每冊郵購價：台港16美元，國外20美元（均含航空郵資）。又〈中國詩歌年鑒〉1994卷現已開始編纂，內容包括1994年度發表的詩作精品；詩論及摘要、存目；1994年度詩壇大事記；詩報刊社團、詩作和理論著作出版、詩會議、詩獎等各種資料信息。涵蓋新詩以及歌詞、散文詩、舊體詩詞四個方面。並設置“上一年度補遺”專欄。歡迎投稿！書款和稿件資料請寄：630715重慶市北碚區西南師範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年鑒編輯部。

●詩人周正光個人詩集〈聽雨，在密西西比河〉已於1994年10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收詩57首，總序由鄒建軍執筆，劉荒田代序，並附有宗鷹、劉荒田等的詩評。

推展海外華文詩運 請訂閱【新大陸】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想收藏，請轉送他人。